2017
12月下

# 故事会®

STORIES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24

故事 冬夜里的一抹光亮

# 让细节为你加分




有个男人去参加同学聚会，临别时一个女同学用手机给大家拍了张合影，说回去后会发在同学群里。可第二天，那个女同学却将照片通过私聊发给了大家。男人有些奇怪，问她为什么不直接发在群里，那样多省心。女同学说："本来是想直接晒群里的，可我后来发现小美拍得不太好，她向来挺注重个人形象的。"男人仔细看了看照片，发现小美拍得的确不那么美，和她以往晒在朋友圈的照片判若两人，想来她是不愿意那张照片出现在群里的。再看那个女同学，她拍得倒是很好，莞尔一笑的模样颇为动人。男人顿时对这个女同学怦然心动，不仅仅因为她的模样，更因为她顾及他人的小小举动。

有位朋友说她至今仍记得她的一个中学同学。那时，教学楼的每层楼道里都有一个水房，水房里有一排水龙头。有一回，朋友经过水房时，发现一个同学在挨个拧紧漏水的水龙头，其中有一个拧不紧，她又马上报告给了老师和后勤部，让人及时维修。朋友对这个同学顿生好感，尽管毕业后两人各奔东西，失联多年，但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朋友记了整整二十年。

有个女孩新谈了个男友。这天深夜，两人约会结束后，男友给她叫了辆出租车。车子启动后，司机突然叹了口气，对女孩说："姑娘，恕我冒昧地说一句，这个男孩子可能并不适合你。"女孩有些错愕，问司机为什么。司机言辞恳切地说："姑娘，我干这一行很久了，见过的情侣太多，如果这个男孩子真的对你情深意重，怎么会深更半夜的不送你回家？又怎么会没见你上车，就迫不及待地跑远了？"女孩听完，沉默良久，当晚就向男友提出了分手。一个转身就跑的动作，让女孩看清了男友并不爱自己的真相。

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因为一个细微的举动，让你瞬间给一个人加分或减分？尽管我们不能管中窥豹，不能仅仅通过某个细节全盘肯定或否定一个人，但很多时候，一个人在不经意间做出的某个举动，往往体现了此人的涵养。见微知著，让细节为你加分。

（插图：丁德武）

645 2017 SEMIMONTHLY 下半月刊 12月 STORIES
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"故事中国网"（www.storychina.cn）













2017年12月
下半月刊·绿版
社 长、主 编 夏一鸣
副社长 张 凯
副主编 朱 虹 吕 佳
本期责任编辑 朱 虹
电子邮箱 zhong98305@sina.com
发稿编辑
王 琦 刘雁君 赵媛佳
美术编辑 郭瑾玮 王怡斐
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-6437 5030
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2325
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-6433 6469
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
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出版单位 《故事会》编辑部
发行范围 公开
出版发行部
发行业务 021-6431 3938
发行经理 钮 颖
媒介合作 021-6433 8113
广告业务 021-6433 4376
广告经营许可证
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
媒体部
新媒体 021-6467 7160
故事会互联网+
《故事会》微博 @故事会
《故事会》微信 story63
故事中国网 www.storychina.cn
《故事会》网店
shop36332989.taobao.com




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
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
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
国内代号 4-225 定价 4.00元



## 看笔记

爸爸出门在外，给儿子打电话，叫儿子在家好好复习。

儿子答应道：“老爸，放心吧，看笔记呢！两个小时了！”

晚上，爸爸回到家，一进门就问：“乖儿子，干吗呢？”

儿子头也不抬地说：“看笔记呢，看了六集了！”

“什么？原来是看《盗墓笔记》！”老爸瞥了眼儿子的电脑，怒道，“看我不打死你……”

（潘光贤）




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）

## 什么是土豪

有个男人来到 4S 店，大声喊道：“我要买车！”

销售人员看了眼男人，大吃一惊道：“老板，您不是上星期才买的车嘛，又要买？”

男人撇撇嘴，豪气地说：“买！那部车的烟灰缸满了……”

（阿　潘）

## 票　呢

有几个年轻人去公园游玩，到了检票口排队进去时，检票的问：“票呢？”

前面的人都指指后面，说票在后面那位手上呢。

等轮到最后一个人检票时，检票的问：“你怎么只有一张票？前面那几个人的票呢？”

那人脸上装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说：“啥？我又不认识他们……”

（梅之傲）

## 象 棋

甲找乙下象棋，乙说：“我不会。”甲说：“没事，我教你。”

棋盘摆好后，甲拿着“士”问乙：“知道这是啥不？”

乙想了想说：“干！”从此，甲再也不找乙下棋了。（兰之幽）

## 要懂礼貌

家里来了客人，妈妈炖了只鸡，儿子小宝看到后十分嘴馋。妈妈教育道：“小孩子要懂礼貌，客人不动筷子，你就不能吃，知道吗？”小宝听话地点点头。

不料，客人突然有急事要走，妈妈挽留道：“吃了饭再走吧，你看我这菜都做好了。”

还没等客人回答，小宝就着急地说：“您动动筷子再走啊。”

（林 林）

## 面部护理

老婆从美容院回来，老公问她做面部护理花了多少钱。

老婆说：“统一价，88 元。”

老公一阵沉默。老婆以为老公嫌贵，就说：“这个价已经很便宜了。”

不料，老公却说：“别人的脸小花 88 元，你的脸这么大也只要 88 元，老婆，你赚了！”（田宇轩）

## 两串糖葫芦

放学了，叔叔去接小侄子回家，在路边买了两串糖葫芦，想一串给小侄子，另一串留给自己。谁知，小侄子一见他，就把两串糖葫芦都夺了过去，顺手给了旁边的女同学一串。

叔叔有点不高兴，小侄子见了，就对女同学说：“你不是有个漂亮的姑姑刚刚大学毕业吗？以后让她来接你。”

叔叔一听，顿时喜笑颜开，悄悄给小侄子竖了个大拇指。

（卧 龙）



## 晒老婆

老婆撒娇道："老公，我想发朋友圈晒下鞋。"

老公说："晒呗！这还用和我说？"

老婆嘟着嘴说："朋友圈能放九张图，可我只有八双鞋……"

老公叹了口气说："看上哪双了？买吧。"

老婆立刻露出了笑脸："老公你真大方，爱你么么哒。"

老公灵机一动："老婆，我突然想发朋友圈晒下老婆。"

（广　丰）



## 叫妈妈

小明因为腿疼，就去看医生。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，检查完后，她对小明说："叫妈妈！"小明愣了愣，只听医生又说道："叫妈妈！"小明更蒙了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医生不耐烦地瞪了小明一眼，小明只好委屈地叫了一声："妈妈。"

只听医生又好气又好笑地说："我是问你，脚麻吗？"

（史志鹏）

## 坐　车

有个姑娘坐公交车回家，车上人很多，眼看快到站了，她连说了几次"请让一下"，前面的人都无动于衷。

这时，身边一个小伙子看不过去，就帮她吆喝道："这位姑娘要下车。"可众人还是没反应。

最后，小伙子急中生智，喊道："哎哟，不行我要吐了。"顿时，人群唰的一下散开了。（东　东）

## 青春痘

小李脸上长了很多青春痘。

这天，他去坐公交车，一个小孩盯着他的脸，看了老半天，最后好奇地问道："哥哥，你怎么把八宝粥洒在脸上了？"（菊之雅）

## 买了什么

老婆在网上看见烘焙面包的照片很美，一时心血来潮，就买了个烤箱。

第二天，老婆就亲自动手烤面包，折腾了半天，烤出来的面包竟然跟石头一样，又黑又硬。老公用手指敲了敲面包，问："你这是买了个烤箱，还是炼丹炉？"

（嫣 然）

## 禅 师

小王带女朋友去吃烤肉，女朋友盯着满桌的烤肉，两眼放光。小王不禁感叹道："你真是个吃货！"

女朋友一边"撸串儿"，一边说，吃货这个词太俗，让小王叫她禅师。

小王反问道："你吃肉还想称禅师？想得美！"

女朋友瞪了小王一眼，说："是'馋'师！馋嘴的馋！"

（星 辰）

## 吃 货

老师问："汉语中有哪些四字短语分别是一二三四声？"

小明立刻站起来，答道："干炸土豆、孜然烤肉、椒盐烤肉、茭白炒肉。"

老师忍住笑说："没想到你这吃货还挺细心的。"

（田龙华）

## 两只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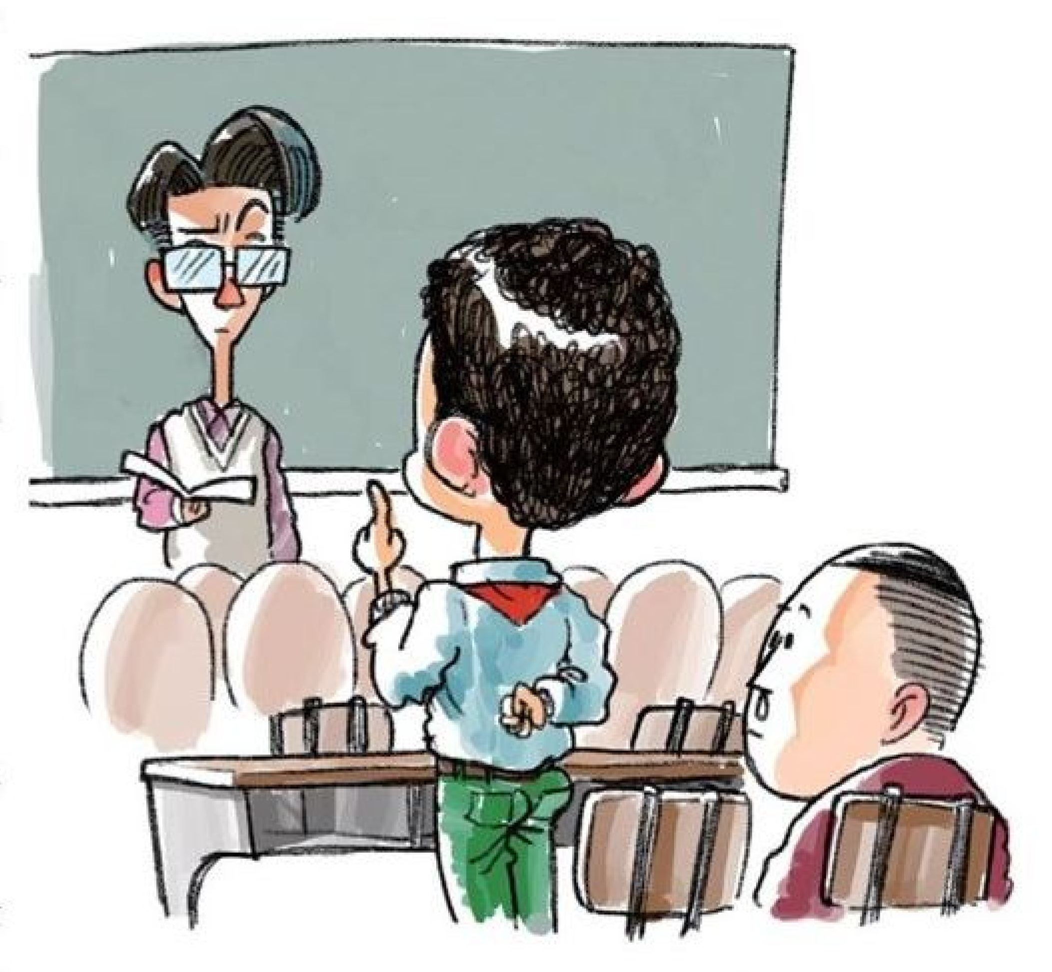
有个小伙子买了辆新车，接着又买了两只包着竹炭的玩具狗，放在车后座吸甲醛。

这天，小伙子开车去车站接岳父岳母，二老并排坐在后座。

路上，丈母娘问道："这新车可是有甲醛的，你有没有放什么东西吸一下？"

小伙子不假思索道："有啊，后面有两只狗在帮忙吸毒气……"

（天天天蓝）



本栏目欢迎来稿。如有新鲜感、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尽快投寄给我们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，最高稿费为一则100元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zhong98305@sina.com。



·头条故事·

相传在古代，人们经常会找人帮忙捎东西，那时大家对包装不太讲究，都是把东西随便往篮子里一放，再让人捎上几句话就行了。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让这个捎东西的习俗发生了很大的改变……

# 捎东西




滕建军

事情要从一个叫郑安的年轻人说起，这个郑安是当地的一个秀才，他从外地娶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媳妇回来。这年中秋，碰巧有个认识的商人要去外地进货，郑安就买了一些果品点心，打算托他捎给岳父。

郑安媳妇见他把东西随便装在一个篮子里，只在上面盖了块红布挡了挡，就笑着给他讲了一个故事。故事是说，有个年轻人，摘了一篮枣子，打算送给邻村的岳父。可摘枣的时候不小心崴伤了脚，不敢走远路，于是就托别人捎去，还带话说因为摘枣扭伤了脚，不能亲自来送，请岳父见谅。

没想到受托的这个人因为临时有事，又把枣子交给了他的邻居，让邻居帮他去送，不过这时候受托的人已经忍不住吃了一些枣子。而邻居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恰好又遇到年轻人岳父的同村，为了少跑一趟腿儿，邻居又把枣子交给同村，委托同村帮忙捎去，当然，邻居在路上也忍不住吃了一些枣子。

结果等年轻人的岳父收到枣子



时，只剩个篮子底了，而该传的话不仅没少，还被添油加醋了不少，说他女婿摘枣时把腿摔断了，现在躺在床上不能动弹，如今不能来看他了，还请他见谅。

听到这儿，郑安明白了，媳妇的意思是吃的东西让人捎只会越捎越轻，而话让人传却会越传越重。

可是，岳父家在外地，来往一趟需要不少时日，不让人捎又能怎么办呢？媳妇告诉他，只要把礼品放进礼盒里，外面裹严了，别人问起就说是给岳父做的几身衣裳，然后再带一封书信，说明情况即可。

郑安倒也听话，按照媳妇说的一一办好，最后把包好的礼盒和书信一并交给了商人，说是媳妇给岳父做了几身衣裳，托他给岳父捎去。

谁知郑安在装信的时候，没把封口封好，中途里面的信掉了出来。商人出于好奇，就看了两眼，一看信上说盒子里装的是果品糕点，顿时有点生气了，心说这分明是不相信我，怕我路上偷吃啊！

这个商人也挺有意思，气哼哼地想，你不是怕我偷吃吗？那我就偏要吃你一些。可是郑安在书信上，把果品糕点的品种和数量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如果自己偷吃了，到时候郑安的岳父一看信就能知道。

这个商人琢磨了半天，又仔细地看了一遍书信，发现信里除了写明果品糕点的品种数量，再就是一些家常客套话，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。于是商人决定把这封信收起来，到时候郑安的岳父就不会知道女婿到底给他送了多少糕点了。

于是，商人怀着恶作剧般的心理，乐滋滋地吃起了糕点。就这样，他一路上没事就吃点，没事就吃点，等到了地方，满满的一礼盒果品糕点，让他差不多吃掉了一半。

一直到了郑安岳父的家门口，商人才好不容易停住嘴，把礼盒又重新包好裹严，看看没露出什么破绽，然后抹了抹嘴，一本正经地把吃剩下的给郑安岳父送去。郑安的岳父收到礼盒后打开看了看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笑眯眯地给商人看座沏茶。

商人不由得暗自得意，这老头什么也没发觉！等喝完了茶，商人就说：“老爷子，东西我已经送到了，你给我写个回信吧！也不用多写，只写东西已收到就行，我带回去好交差。”

郑安的岳父听了连声答应，到屋里取出纸笔，很认真地在纸上写

了“东西已收到”五个字，然后署上了自己的名字：包成。商人看了心里暗笑，这个名字倒挺吉利，干什么事都能“包成”！他又客套了几句，就拿着老头写的回条告辞了。

等商人忙完了自己的事情，回去后就找到郑安交差，说是礼盒和书信都已送到，还拿出了他岳父写的回条作为凭证。

郑安起初连声感谢，可当他看到岳父的回条时，不由得皱起了眉头。商人看了觉得奇怪，就问：“这回条有什么地方不对吗？”

郑安看了看他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也没什么不对，就是……就是署名不是我岳父啊！”

商人一听吓了一跳，忙说：“什么？不是你岳父的名字，难道我送错地方了？我可是按照你给的地址找的，不会错啊！”郑安让商人稍等片刻，然后拿着回条进屋让媳妇鉴别。

郑安媳妇接过回条一看就笑了，说：“没错，是我爹的笔迹。我爹这是告诉我们，你送去的东西只剩下了一半，而且信也没了。”

郑安一听就愣住了，忙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媳妇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先前给你讲的那个故事，就是我爹讲给我听的，所以他知道我肯定不会只捎东西不带书信，而且他更知道我不可能只捎半盒糕点。”媳妇指了指回条上的署名，接着说，“你看，我爹名叫‘鲍诚信’，可这上面却故意署成“包成”，这就是要告诉咱们，捎东西的人不仅没捎来信，而且连捎来的礼品也只剩下了一半。”

听了媳妇的解释，郑安恍然大悟，他拿着回条气呼呼地走出来，质问商人为什么要把他的书信藏起来，还把礼盒里的礼品拿走了一半。

商人一听就蒙了，真是怪事！自己做的事郑安怎么都知道了？见事情败露，商人只得红着脸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

后来，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大家都引以为戒，以后人们再让别人捎礼品时，都要把礼品放进礼盒里，而且不管礼盒大小，一定得装满封好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还要随着礼盒捎上一封信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**绿版编辑部电子邮箱：**
朱　虹：zhong98305@sina.com
王　琦：wangqi_8656@126.com
刘雁君：nina_lyj@sina.com
赵嫒佳：babyfuji@126.com






# 深夜食堂

梁 易

河东路上有一家饭店，门面很小，店主四十来岁，专做晚上食客的生意，每天都是傍晚开张，天亮才打烊。

这天后半夜，天下着雨，店里没什么生意，店主戴着袖套在打瞌睡，这时门口进来一个年轻男子，一脸倦容地说道："老板，炒个回锅肉。"

很快，店主从厨房把菜端了出来，不光有一盘回锅肉，还有一碟卤牛肉和花生米。他又拿来两瓶啤酒，说："小兄弟，刚好我也有点饿了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咱们一块儿喝一杯吧？"

年轻男子爽快地答应了，两人倒满酒举杯正要喝，门口人影一晃，走进来一个满面愁苦的中年汉子，也是来吃夜宵的。

店主招呼汉子一起喝酒，汉子摇摇头说："我是开出租车的，吃完饭还得继续拉生意，不能喝酒。"

"不能喝酒，那就一起吃菜。"老板说着去厨房切了半只白切鸡，又盛了一碗饭，汉子也就不再推辞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边吃边聊了起来。

店主问道："司机大哥，你怎么不开日班呢？开夜车太辛苦了。"

司机长叹了一声，说："我是特意选择开夜班的，家里冷冷清清的，尤其是晚上，更难熬。"原来，




司机的妻子十几年前在一场意外中丧生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当时的她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。

在座的两个人听了无不唏嘘，尤其是那个年轻人，已经有了几分醉意，这时，他忍不住开口道："我也不怕你们笑话了，其实，我坐了十二年牢，上个月才刑满释放……"那一年他高中毕业，和同学毕业聚餐回来时，经过一个老小区，喝得醉醺醺的他不顾朋友的反对，在小区楼下放烟花，结果火星点燃了楼道里堆放的杂物，引起了大火。小区通道狭窄，救火车开不进来，消防队员只能在外面接水管救火，最后整栋楼差不多都烧毁了，还有人没能及时逃出来……

说着，年轻人抓起一旁的啤酒瓶想再倒酒，被店主一把按住了："小兄弟，还要喝吗？当年你就是喝醉了闯的祸啊。"

年轻男子愣了一下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

这时，司机突然站起来说："雨好像停了，刚才车胎有些打滑，我去检查一下。"说着，他就走出了门。

屋内，年轻人情绪颓丧，说自己这十几年早已和社会脱节，成了个废人。店主劝道："现在再努力也不算迟。我当年也是三十岁时辞了职，重新开始。"

年轻人刚想问店主为什么换工作，司机从外面进来了，回到座位上。

店主微微抽了抽鼻子，问："这么快就检查好了？"

司机"嗯"了一声说："车胎没什么问题。"接着他又对年轻人说，"小兄弟，吃完了吧？我看你也有些醉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"

年轻人感激地站了起来，说："那太谢谢你了。"

司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百元钞票，塞到店主手里说："老板，今天这顿饭算我的，谢谢你，不用找了。"

店主没说什么，只是拿着钱若有所思地望着他。

就这样，司机和那个年轻人走出了饭店。年轻人坐进出租车后座，习惯性地想给自己点支烟，谁知一摸口袋，发现打火机忘在饭店里了，于是打算回去拿，谁知一拉车门，发现门锁上了，再往驾驶室一看，司机根本就没进车里。前后四扇门都被关得死死的，只有副驾驶座那边的车窗，开了一条两指宽的缝隙。

司机就站在车旁，隔着玻璃直直地盯着他，开口道："我问你，

当年你犯事的地方是不是瑞祥小区？”年轻人听了脸色一变，司机冷笑一声，从后备厢取出一个大号可乐瓶，拧开瓶盖，对准车窗的那条缝隙，将里面的液体灌进了车内。是汽油！

司机把空瓶子往地上一扔，摸出一个打火机。

“师傅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快开门！”年轻人吓得大喊，用力拍打车窗。

司机凄惨地笑着：“我要干什么？我要你偿命！我要让你尝一尝被大火烧死的滋味！”

年轻人彻底反应了过来：难道夺走司机妻子生命的意外，就是自己引发的那场大火？他在车里歇斯底里地大叫：“那只是一个意外！放我出去，救命啊！”

“我妻子那天也像你这样大喊救命，可是又有谁救她呢？我去过公安局无数次，想知道那个害死她的混蛋究竟是谁，可他们说要保护未成年人，一直不肯透露案犯的名字，没想到今天你竟然自投罗网……天意，天意啊！”司机越说越激动，拿着打火机的手不停颤抖着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大拇指往下一按……忽然，从后面伸出一只大手，一把将打火机拍到了地上。

司机扭头一看：“是你？”站在他身后的，正是那个店主。店主说：“我刚才闻到你身上有一股汽油味，就知道你在说谎，检查轮胎为什么会有汽油味？你一定是动了油箱。”

“你别多管闲事！刚才这小子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我一定要给我妻子报仇！”司机大叫着，要去捡那个打火机。

店主一把将他拉住了：“兄弟，别激动，刚才你们两个人的故事我都听了，那么，现在不妨听听我的







故事吧。”说着，他左右一扯，把手臂上两个长长的袖套扯了下来，只见他的两条胳膊上布满了疤痕。

原来，店主正是当年那场大火中第一批赶到现场的消防员之一。火灾现场的救援条件非常差，道路封闭，楼道狭窄，等他赶到时，看到五楼有个女人趴在窗口大声呼救，于是他立刻上去救人。可当他来到三楼时，在走廊上发现了一个晕倒的老人。这时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：如果先救老人，五楼的那个女人很可能错过援救的时机；可如果弃老人于不顾，他肯定无法逃生。

最终，他选择先将老人救出火场。当他想再次往上冲时，大火已经吞噬了楼道，可他依然不顾队友的劝阻，冲进了火海……但还是太晚了，五楼的女人最终没能获救，而他自己也被烧成了重伤。

店主伤感地说：“伤愈出院后，我就辞职了，那年我三十岁，本来领导有意让我升职，可我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重回火场了……那个遇难的女人就是你妻子吧？”

司机停止了挣扎，转过脸来呆呆地望着店主，愣了一阵，又转身指着车厢里瑟瑟发抖的年轻人大



喊：“就是这个臭小子引起的大火，是他害得我家破人亡！既然你也在现场，就该知道我妻子死得有多惨，你为什么还要救他？”

店主叹了口气说：“我不是要救他，而是要救你！这么多年来，我的耳边一直回响着你妻子凄厉的呼救声，我总在问自己，如果当时我换一种选择，又会是怎样的结果？正因为我当年没能挽救你妻子，所以，现在我无论如何也要挽救你！兄弟，不要做傻事！”

司机紧紧咬着牙，浑身绷得像一块冰冷的铁。突然，他蹲下身痛哭起来……这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但很快，天就要亮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## 夫妻对话

**老婆**：你说我要不要剪个短发？

**老公**：想剪就剪呗。

**老婆**：但是我留了很久，头发才长这么长的。

**老公**：那就不剪。

**老婆**：可现在流行短发啊！

**老公**：那就去剪。

**老婆**：我觉得我还是适合长发。

**老公**：那就不剪。

**老婆**：她们都说我适合短发。

**老公**：那就去剪。

**老婆**：剪完不好看你要负责！

**老公**：那还是别剪了。

**老婆**：但是太长了，睡觉你总压到我的头发。

**老公**：那就去剪吧！

**老婆**：剪短了还得经常去修，很麻烦。

**老公**：那就不剪！

**老婆**：短发干得快，现在洗完头再吹太浪费时间了。

**老公**：那就去剪！去剪！

说完，丈夫用双手捂着耳朵出门了。

（**推荐者**：木子李）

## 汉语测试

一个美国人来华留学四年，主攻汉语，临毕业，参加等级考试，见题量超少，暗喜，再仔细一看，蒙了。题目如下：请写出下列三题中两句话的区别在哪里？

1. 冬天：能穿多少穿多少；夏天：能穿多少穿多少。

2. 剩女产生的原因有两个，一是谁都看不上，二是谁都看不上。

3. 女孩给男朋友打电话：如果你到了，我还没到，你就等着吧；如果我到了，你还没到，你就等着吧。



（**推荐者**：雨　涵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孙小片）



## 不同反应

老板打了员工一巴掌，各国员工的反应竟如此不同。

- 日本员工：头一点：嗨！
- 美国员工：立刻叫来了自己的律师。
- 英国员工：微笑着报警。
- 俄罗斯员工：反手就给老板一巴掌。
- 中国员工：上网怒吼。

（**推荐者**：语笑嫣然）

## 讲理的八大戒律

- 和恋人讲道理，是不想谈了；
- 和老婆讲道理，是不想过了；
- 和同事讲道理，是不想混了；
- 和上级讲道理，是不想干了；
- 和老板讲道理，是不想升了；
- 和邻居讲道理，是不想见了；
- 和朋友讲道理，是不想交了；
- 和老师讲道理，是不想学了。

（**推荐者**：阿　潘）

## 神回复

- **问**：和不成熟的男人谈恋爱是什么感觉？
  **神回复**：总觉得性别反了。
- **问**：你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虚拟人物是哪一位？
  **神回复**：别人家的孩子。
- **问**：当参观一个世界奇迹时，你最想了解哪些信息？
  **神回复**：这附近有好吃的吗？
- **问**：为什么有人会花几百上千元买副耳机？
  **神回复**：因为买不起上万元的。
- **问**：如何评价“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”这种行为？
  **神回复**：买的时候有点贪，看的时候有点瘫。
- **问**：什么事情让你崩溃过？
  **神回复**：和女朋友讲道理。
- **问**：等我瘦了来找你可好？
  **神回复**：不想见就直说。
- **问**：女朋友有什么用处？
  **神回复**：让你四处躁动的心和不知道怎么花的钱有个温暖的着落。

（**推荐者**：田龙华）





做人不能太贪，否则羊肉没吃到，反惹得一身骚……



# 后期制作

□杨信社

村里有个皮老三，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。这天，皮老三回到家，发现家里拴着一只羊，老婆说这只羊是自己跑来的。皮老三“嘿嘿”一笑说：“正好杀了吃羊肉，给老子解解馋！”

不料，老婆叹了口气说：“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我今天洗衣服弄湿了三百块钱，晾在院里的青石上，谁知被这只羊给吃了……”

“啊？”皮老三先是痛骂这只羊，接着又训斥老婆粗心。老婆被训急了，白了皮老三一眼道：“吓唬你呢，是差点被羊吃了，幸好被我及时发现。你呀，眼里就只有钱！要真被羊吃了，你还不训死我？”说完，她长叹一声，出门干活去了。

皮老三躺在屋里琢磨了一会儿，忽然一骨碌爬起来，心想，得赶紧把羊藏起来，否则失主找上门来，到嘴的肥肉就飞了。哪知刚到院里，就有人进来了，是村西头的杨壮。杨壮看到院里的羊，激动地说：“哎哟，总算找到了，原来跑你这里来了！”

皮老三失落地问：“这是你的羊？”

“错不了！”杨壮说，“左耳朵





下有一块黑，你看看！”皮老三不甘心地撩开羊左耳一看，真有一块黑。

杨壮递过一支烟说："谢谢老三替我收留！”说罢，他就要去解开拴羊的绳子。

“等一下！”皮老三连忙制止道，“这羊是你的我承认，但你不能牵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杨壮迷惑不解，“这乡里乡亲的，哪有捡到东西不还的道理？”

“唉，”皮老三装作为难的样子说，“错就错在它不是东西，它要是东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这畜生啊，吃了我三百块钱哩……”接着，他就把老婆刚才吓唬他的事，当作真事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，羊可以物归原主，但吃掉的钱必须赔上。

“真有这事？”杨壮似乎不大相信，挠挠头说，“有证人吗？”

“证人？”皮老三鄙夷地说，“这事发生在我家，哪里找证人？”

杨壮平时也听说皮老三人品不好，就多留了个心眼儿，想了想说："老三啊，别怪我不相信你，这羊吃钱的事俺没见过，又没证人。这样吧，咱俩牵羊去镇上的兽医院做个检查，要是真吃了你的钱，我一分不少赔你，检查费也由我来出；可要是没吃，我不但不赔钱，检查费也要由你出！”

皮老三听完，心虚了，本想拒绝，可发现已有乡亲来看热闹，要是拒绝，不是证明自己讹人吗？于是，他脖子一梗，说："去就去，谁怕谁？”于是，两人牵上羊，向镇上走去。

一路上，皮老三抓耳挠腮想对策，他知道羊没吃钱，一做检查，自己不就穿帮了？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杨壮突然捂着肚子说："我肚子疼，去方便一下，你等等我。”说着，他就向路边一片树林里跑去。

皮老三只好停了下来，羊就开始在路边吃草。皮老三看着吃草的羊，又想起自己做生意赚的一千块钱还在兜里，顿时有了主意：他想来个“后期制作”。只见皮老三掏出三张大红钞票，塞进了羊嘴里。皮老三的心思是，塞进三百，到时让杨壮赔三百，赚是赚不了，可起码赢了面子，还不用掏检查费。

等杨壮从树林里出来，皮老三立马理直气壮起来，他吆喝着说："杨壮，你真是懒牛上套屎尿多，赶紧到镇上做检查去！”

到了镇上的兽医院，皮老三见了医生，就叽里呱啦地向医生讲述起事件的经过，末了还拍着胸脯说：

“我亲眼看见他的羊吃了我的钱，红彤彤的三张百元大钞呢，他还不信，好像我皮老三讹人似的！您赶快给这羊做检查！”

医生听完后说，要想看出羊有没有吃钱，只要做催吐洗胃就可以了，因为羊吃进胃的东西都不怎么嚼，吐出来看清楚有没有钱，绝对可以。

听了医生的建议，两个人都说行，于是医生给羊灌了洗胃液。不一会儿，羊就把东西吐出来了，里面确实有碎钱，可是却让皮老三傻了眼，因为羊吐出来的钱是绿色的，显然是五十块的，而不是他说的一百块！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皮老三脱口而出道，“我塞进羊嘴里的明明是三张红色的一百块呀，怎么吐出来就变成绿色的五十块了？”

“什么？”杨壮气呼呼地说，“我说怎么刚才在树林里看到你掰羊嘴呢，原来是怕露馅，偷偷往羊嘴里塞钱啊！”

皮老三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当心说漏嘴了，一时无言以对。可皮老三天生脸皮厚，觉得反正已经丢了面子，心里的疑问还是想解开，就直接问医生：“咋回事呢？塞进去的明明是一百块的，吐出来咋变成五十块的了？”

医生笑笑说：“估计是羊先后吃了五十块的和一百块的，可羊的胃不止一个，我们刚才灌洗胃液可能引起了一个胃的收缩，把五十块的吐出来了，如果我们再灌洗胃液，那一百块的一定也可以出来。”

可事情已经水落石出，杨壮自然不同意皮老三为了取钱，再让他的羊受罪。皮老三哪还有脸反驳？他付了检查费，灰溜溜地跑回家了。

皮老三回到家，老婆也干活回来了，就问羊怎么不见了。皮老三蔫头蔫脑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老婆，末了，怕老婆训斥他，又自我安慰道：“其实今天倒霉的不只是咱家，那羊还吃了一些绿色的五十块，指不定哪家也倒霉了，老婆别生气了！”

哪知老婆听完，差点没气晕过去，她拍着大腿说：“哎呀我的天，实话告诉你吧，那只羊吃的绿色的五十块，也是咱家的，六张！我见你训我，才又否认的，谁知道你又塞了三百呀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皮老三想到今天一下子亏了六百多块，肠子都悔青了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谢　颖）





男人讲义气重感情是美德，但若不辨是非，不懂拒绝，终将害人害己……



# 抹不开面子的朋友

□ 顾敬堂

小智从小就非常重感情，对朋友提出的要求从来不会拒绝。

小智有个发小，外号叫淘气，这小子从小就不老实，偷鸡摸狗，打架斗殴，大事儿不犯，小事儿不断。淘气一缺钱了，就对小智张嘴，十块不嫌少，一百块不嫌多。虽然小智自己手头也紧巴巴的，但每次都尽量满足淘气的要求。

有一年夏天，小智在一个饭店学厨师，淘气忽然一脸鲜血地跑过来找他，怒气冲冲地说道："小智，我被人打了，是朋友就帮我一起去报仇！"

小智为难地说道："我这也走不开呀，谁打的你？要不报警吧？"

淘气生气地说："报警？传出去我还怎么在道上混？一句话，是不是哥们儿？"

小智勉强地点点头，和老板请了假，两人骑着自行车朝一片稻田地赶去。

两人在稻田边等了一会儿，对面出现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。淘

气一马当先沿着稻田边的土埂迎了上去，小智叹了口气跟在后面。

那个青年站住了，警惕地看着淘气，冷冷地问道："你什么意思，没完了是吧？"

淘气二话不说，上去就是一拳。青年毫不畏惧，一把薅住淘气的头发，猛击他的面部。

小智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淘气吃亏呀，但田埂狭窄，他只能跳到水中，绕到青年背后，死死抱住对方，嘴里说着："别打了，有话好好说！"

青年被控制住了身体，淘气挣脱出来，转身从地上捡了块碗大的石头，狠狠砸到青年的额头上，青年身子一软，栽倒在稻田里。

淘气还不解气，跳到水里，抡起石头，又在青年头上砸了三下，青年"哼"了一声，再也没反应了。

小智魂都吓没了，跳下去拼命拉住淘气，两人沿着土埂向前飞奔。淘气的火气也过了，边跑边回头看，嘴里念叨着："他怎么还不起来？"

小智带着哭腔喊道："你这个打法，老虎也没命了！"

两人躲在小智家里，淘气迟疑地说道："小智……要是警察问起来，就说你动的手好不好？帮我这一次，我感谢你一辈子！"

小智沉默着不说话。淘气"扑通"一声跪下来，流着眼泪哀求道："我要出事了，我对象肯定和我分手，你知道我多喜欢她吗？没有她我活不了，求求你了！"

小智艰难地从嘴里挤出两个字："好吧。"

警察很快把两人抓获了。那个青年没死，头部缝了十几针，仍然能含糊地讲述事情经过，小智想顶罪也没办法。最后淘气被判故意伤害罪获刑八年，小智作为从犯加上包庇，被判了两年。

出狱后，小智又学了一段时间厨师，在家人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饭店，生意慢慢地红火起来。虽然小智被淘气连累坐了两年牢，但他每个月还是会给淘气的监狱账户上打点钱，不时地去看望他一下。

淘气在监狱里还算老实，每天出工劳动挣减刑分，最后减刑一年零九个月，在小智出狱四年后也出来了。

小智这时已经27岁了，生意做得也不错，谈不上富贵，但也算安稳。淘气一出来就待在他这儿，吃饱喝足就到街上闲逛，很快就适应了外面的生活。当然，有小智这么个好朋友，零花钱自然不会断。

小智劝他找个正经营生干，淘





气总是振振有词："我白白损失了六年，要是老老实实地干，啥时候能撵上人家？我得找个来钱快的！"

这天晚上，淘气给小智打电话，说自己做了一单生意，请他过去帮下忙。小智也很高兴，打车去了约定的地方。

这是一个废弃的防空洞，门锁被淘气弄开了。小智心情忐忑地跟着淘气走了进去。七拐八拐之后，两人来到了一个空旷的大厅，淘气把手电筒对准一个方向，小智忍不住惊呼起来，只见一个女孩被胶带封住了嘴，五花大绑着躺在地上。

"你这是干什么？"小智大声问道。

淘气"嘿嘿"一笑说："这是财神爷，她爹有的是钱，你替我在这儿看着，我这就去取赎金。"

小智当然不肯，苦苦劝说淘气赶紧把人放了。淘气吃准了他抹不开面子的性格，又跪了下来，声情并茂地说自己如何艰难，如何渴望出人头地，又说自己要的那点钱，对女孩父亲来说只是九牛一毛。

说了半天，小智终于缓缓地点了头。

淘气得意地一笑，放心地走了。

淘气非常狡猾，他用女孩的微信和她父亲联络，不断变换交钱地点，当女孩父亲开车经过一座高架桥时，淘气指示：立刻把钱从高架桥上扔下来。拿到钱后，淘气迅速从桥下闪人了，搞得暗中跟踪的警察措手不及。

淘气满脸杀气地骑着电瓶车往山洞赶，他压根就没想留女孩活口，至于小智，两句好话就打发了。他在洞口先听了听动静，确定没问题之后快步走了进去。当他打开手电筒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几个黑洞洞的枪口，警察们一拥而上，干净利落地把他掀翻在地。

淘气的眼睛冒出火来，盯着小智歇斯底里地大喊："你出卖我！"

小智有些难为情地说道："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抹不开面子，架不住女孩哀求，只好报警了。"

淘气听了，气得一口老血差点没把自己呛死，他被警察拖着往外走时，在心里叹道，这次没个十年二十年的是出不来了。

女孩感激地看着小智说道："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"

小智有些失神，喃喃地说道："我算什么好人？只不过不那么傻了而已。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潘胜奎）



# 真实就是生命

□林扶霄



高远是电视台的摄像师，工作至今已近二十年，是新闻部的元老。

这天，高远下班回到家，他脸色阴沉，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。不一会儿，妻子回来了，见丈夫神色有异，忙走过去问他怎么了。

高远摇摇头，没有说话。妻子着急道：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高远这才冷冷地说：“我要和你离婚。”

妻子惊得目瞪口呆。她与高远结婚二十年，平日里甚是恩爱，女儿都已上大学了，谁能想到高远竟会有离婚的想法。她深吸一口气问：“为什么要离婚？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”

高远回答道：“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二十多岁时，父母本想安排我跟邻村的一个女孩结婚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和她一直有来往，而且，我跟她还生了一个儿子。现在，儿子长大了，上中学了，他需要更多的父爱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还是与你离婚，跟她过。”

高远的话深深刺痛了妻子的心，她没想到这个与她同床共枕二十年的男人，竟能如此残酷地伤害她。再看看高远，依然面无表情，只是冷漠地说了一句“你打我吧”。

然而妻子并没有动手，只是低头轻声地抽泣起来。

高远见状，突然有点着急：“你





要是觉得难过，就打我几下解解恨吧。”

这回，妻子的眼睛里确实多了些怒火，她颤抖着的手也似乎马上要伸过来扇他耳光了，但等了半天，妻子还是没有动手，只是狠狠骂了他几句而已。妻子的个性比较柔弱，她能开口骂人说明已经是忍无可忍了。

高远叹了口气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光骂有什么用，我需要的是打架。打架，你明白吗？”他一边说，一边走到客厅角落，关闭了他事先架在那里的摄像机，顺手又为妻子递上一张纸巾道，“行了，擦擦眼泪吧，真对不住啊，我跟你开了个玩笑，不过我也是被逼的，没办法。”

见妻子一脸的疑惑，高远这才向她说明了事情的缘由。

原来，今天早上，新闻部新来的欧阳主任宣布了一项计划。欧阳主任决定由他牵头，推出一档新闻纪实栏目，他亲自担任制片，并组建班子，而首先要确定的，便是摄像师的人选。

欧阳主任比较欣赏的摄像师有两位：一位是高远，另一位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徐翰。高远胜在经验丰富，技术过硬；徐翰的优势是思想活跃，思路创新。欧阳主任也不知该选哪位好，只好出了一道题，让高远和徐翰公平竞争。

题目很简单，就是让两人各自去拍一组打架的镜头，第二天一早拿给他看，他觉得谁拍得好就选谁。

一开始，高远觉得此事并不难，但渐渐地，他却不安起来。如今天下太平，哪里去拍打架的镜头？整整一个下午，高远来回奔波于车站、农贸市场和娱乐城，可到头来依然一无所获。左思右想之后，他才想出了方才的办法，想激妻子动手。

听完高远的讲述，妻子长舒一口气，在她看来，这根本不算什么大事，不就是一档新栏目嘛，不参加又能如何？可高远却不那么认为，他分析道：“徐翰年轻，如果他赢了，我脸面往哪儿搁？还有，我与徐翰之间的这场竞争已经引起了台长的关注，明天一早台长也会来新闻部了解最终结果，我总不能在台长面前丢脸吧？”

听高远这么一说，妻子也觉得事态严重了。她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这样好了，你重拍一遍，这回我一定打你，然后你也打我，你就好好拍一场夫妻间的打架。”

但高远拒绝了，他有些疲惫地说：“我之所以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激怒你，是为了画面的流畅

度与冲击力，现在你已知道底细，以你那容易害羞的性格，各种表情动作肯定走样，这样的镜头哪有质量可言？我还是再去外面转转吧。”

说完，高远便背起摄像机出门了，直到半夜才回来。妻子见他心情不错，便兴奋地问：“是不是拍到了？”

高远点头道：“算是拍到了。我花了五百块钱，请两位民工兄弟帮忙排了场打架的好戏，镜头一气呵成，无懈可击。”

第二天，高远拿着这组民工打架的镜头来到了欧阳主任的办公室，台长、徐翰和新闻部其他同事都已经来了。欧阳主任问高远拍得如何，高远回答说一切顺利，镜头很完美。

欧阳主任笑了笑，没有搭话，只是将高远送来的带子放入了录像机，兴致勃勃地看了起来。三分钟后，带子播完，欧阳主任还是什么也不说，继续播放起徐翰的带子来。

徐翰把拍摄场地放在了农村。与高远不同的是，他拍的不是人，而是一群狗。这是一群极其普通的土狗，徐翰刚开始跟拍时，它们正互相嬉戏，但很快，其中两只一面狂吠，一面撕咬起来，并最终掀起了一场“群狗大战”……

欧阳主任笑了，台长看起来也很高兴。几分钟的带子播完后，欧阳主任直接说道：“徐翰胜出，高远淘汰。”

高远早已面红耳赤，但欧阳主任却仍不罢休，他似乎有意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在众同事面前打压高远这位新闻部的元老，以提升自己的







威望。只见他神情严肃地郑重说道："高远拍不到打架场面，便安排了两个民工来表演打架，虽然镜头完美，技术过硬，但别忘了我们是新闻人，我们的第一原则是什么？是真实！没有真实作为前提，再完美的技术都毫无意义。而徐翰就不一样了，虽然拍的是狗，但并不离题，因为我只是说要他们拍一组打架的镜头，并没说一定要人跟人打。虽然他的拍摄技术不如高远，但他把真实性作为前提，放在了首位。我出此题，表面看是为了比拼摄像技术，实则为了考察职业敏感度，高远显然没能领会我的意图。从今往后，大家牢牢记住，作为新闻部的一员，做人做事的第一准则就是真实。真实是我们的生命！"

欧阳主任的即兴演讲，义正词严，声情并茂，众同事纷纷鼓掌，连连叫好。只有高远又羞又愤，默默走开了。

台长知道高远心情不好，便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导了一番。他首先指出欧阳主任由于年纪较轻，在为人处世上可能不够成熟，但台长也希望高远看到欧阳的长处，在台长看来，欧阳主任还是有思想、有品格、有境界的。

高远连连点头，说台长所言极是。台长见高远已经释然，便让高远重新回去工作。高远往回走了几步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便回头问台长道："欧阳主任的全名叫什么？我一时想不起来了。"

台长愣了愣，说："他叫欧阳瑞德，人家可是人民大学的硕士啊。"

高远点点头，便带上门出去了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回来了。

台长盯着他手中的一盒录像带，问他里面是什么。高远说是近几个月来，他在编辑新闻节目时的一些废弃画面，其中有一个镜头想请台长看看。

台长将信将疑地把带子放进录像机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则法制新闻的片段。那日，市公安局捣毁了一个制造假证的窝点，高远作为市电视台新闻部的摄像师进行了跟拍。在现场，警察随意翻动了几页账簿，高远将镜头聚焦到了某一页账簿上，搞了一个特写镜头。

片子播放至此，高远适时地按下了暂停键，那镜头瞬间定格。台长走近电视机，仔细一看，只见那页账簿上，有一行字特别清晰：欧阳瑞德，人民大学新闻学硕士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陆小弟）



# 就想教训你

□加 贝



李二柱是个修车师傅，在临近两县交界处的省道边盖了两间小屋，开了家二柱修理铺，专门为过往的车辆充气补胎。

最近修车铺停业，李二柱休息在家。这天，他的手机忽然响了，是个陌生的号码，他“喂”了一声，对方口气显得很焦急：“你是二柱修理铺的老板吧？”李二柱答道：“对啊，你有啥事？”

对方说：“车子扎胎了，你赶紧过来修理一下，我们有急事呢。”

李二柱赶紧说：“我可不敢过去修，县里正管得紧呢，如果被人抓着，我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。”原来前段时间，县里负责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办公室下发通知说，为迎接省文明城市验收，半年内道路两边一律不准摆摊经营。一开始，他也没把县里的通知当回事，修理铺照开，没承想，没过两天就被县里查到了，求了半天情还是被罚了一笔钱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我们就是创城办的，你今天过来帮我们修车不算违规。”李二柱一听顿时来了气：“那就更不行了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钓鱼呢？”

对方说：“我们现在真有急事，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这时，就听旁边有人插话：“你就告诉这个修车师傅，我是县委方副书记，今天是去县界迎接省里的创城检查组，不会钓鱼执法的。”





一听这话，李二柱更生气了，故意说道："那我更不能往风口浪尖上撞了，惹上麻烦，我这修理铺恐怕要永久歇业了。"刚说完，就听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，好像是方副书记在询问司机，要是县城派人到这个位置要用多长时间，还问附近有没有其他修理铺。

李二柱顿时得意极了，方圆几十里内除了自己的修理铺外，找不出第二家，而县城离这儿少说有四十公里的路程，听他们的口气是等不及的。等了一会儿，对方忽然说道："我们怀疑你在路上撒了铁钉，故意给来往车辆设陷，增加你的收入，信不信我让警察来处理这事！"

对方的这招也太狠了，李二柱一时倒愣住了。他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，于是妥协说："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你们大可以让警察来查。不过，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，我这就去给你们修车！"

很快，李二柱开着拖车赶到了自己的修理铺，远远地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豪华中巴，车前围了一圈人，每个人都焦急地四处张望着。看见有辆拖车在身边停下了，有人兴奋地喊道："人来啦！"



人群中有个领导模样的人迎了过来，大概是那个方副书记，就听他说："你是二柱师傅吧，辛苦了！"李二柱没搭话，跳下车，径直走到爆胎的车轮前看了看，然后把自己的车倒到中巴车前，接着开始支车、加固。

方副书记不解地问："你要拖车？"李二柱手里不停，嘴上讥讽道："难道在公路上修？这不是明知故犯吗？"

方副书记脸上一红，低头看了看手表，说："现在是上午九点，检查组还有半个小时就到咱县界了，这车一拖，能来得及？"

"没办法，自从上次被罚后，我不敢心存侥幸，只好把铺里的工具搬回家去了，还买了辆二手拖车。你们现在不让拖车，咋补胎？"李二柱面无表情地说，"修不修？再磨蹭，恐怕真耽误事了。"

方副书记犹豫片刻，终于还是同意了。

二十分钟后，中巴车重新开了回来，方副书记有点不相信地问司机："好了？他真把车拖家里修的？"司机摇摇头说："哪里呀，他刚才是骗我们的，就在修理铺后面那片小树林里修的，他在那儿搭了个临时摊铺。""那他没讹你钱吧？""没有，才花了几十块。"

正说着，检查组的车就开了过来，双方顺利地接上了头，然后一前一后往县城的方向开去。

"真没看出来，一个修理工，觉悟还挺高。""好险啊，要不是他修得快，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……"在车上，大家高兴地议论着。听着大家的议论，方副书记忽然指示道："记得表彰一下这个李二柱。"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。

正在这时，司机的电话响了。他笑着说："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不会是来邀功的吧？"说着，他故意把手机按到了免提，让大家一同来听听李二柱说啥。

"有件事我考虑了半天，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们。"李二柱的声音传了过来，"车胎我没完全补好，还留了一个小孔。"

听了这话，一车人都傻了。司机呆愣片刻后，大声质问道："你这人咋这样，刚才还夸你呢，没想到你会这么阴，我们还没回到县城呢！"

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下说："不能怨我，要怪就怪你们的通知，为了出政绩而不考虑老百姓的感受。本来这车我不打算给你们修的，但我怕事后你们给我小鞋穿，只好勉为其难，我有意留了个小孔，只是想教训你们一下。不过，我也是县里的一分子，虽然不赞成你们的做法，但也不想给县里抹黑。放心吧，凭我多年的修补经验，车开到县城是没问题的。"

一车人没说话，都陷入了沉思……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潘胜奎）



·新传说·

# 飞来横『礼』

□魏 炜

顾大明和老婆阿花都是清洁工，收入不高，又要供儿子念书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他就利用晚上的工夫，到街上摆地摊，卖他和阿花做的手工艺品。

这天晚上，顾大明收摊回来，刚进门，阿花就拉住他，小声说："等会儿有人来找你，问你什么，你只管说是就行了，事后我再跟你解释。"阿花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人敲门，阿花忙去开了门，走进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。一个干部问："顾大明回来了吗？"

阿花赔着笑脸说："回来了！"她扭头冲顾大明使了个眼色。

干部来到顾大明跟前，问："栖霞街那段，是归你管吧？"顾大明点点头。干部问："下水井里的那些脏东西，也都是你扫进去的吧？"顾大明还没回答，阿花就在旁边干咳，那是在提醒他呢。

顾大明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了实话："不是我扫进去的。我扫的土，都装到车上运到了垃圾站。"干部点了点头说："好吧，我知道了。"说完，他就和另一个人走了。

对方一走，阿花就冲到顾大明面前，瞪着眼睛冲他低吼："我刚才怎么跟你交代的？你个猪脑



子！”顾大明疑惑地反问：“那些土不是我扫进去的，我为啥要承认？”

阿花气呼呼地说：“不承认那些土是你扫进去的，人家就不给你好处费！”说着，阿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购物卡，递到他眼前说，这卡就是刚才那两位干部给她的好处费。

那两位干部，其实是市政维护队的。马路归清洁队扫，但下水井却归维护队管。最近，为了和上头申请更多的资金，他们就和上头说，是清洁工们顺手把脏土扫进了下水井里，给他们增加了工作量，需要加派更多的人手来清理。与此同时，他们暗地里给愿意“配合”他们，把脏土扫进下水井的清洁工们发些好处费。讲完，阿花叹了口气说：“要不是你傻，咱就有两张卡了。一张卡里有二百块钱呢，干啥不好？”

顾大明听完，生气地说：“这不是鼓励咱们干缺德事儿吗？这卡我不能要，你也不能要。你还是退给他们吧。”

阿花气鼓鼓地说：“你不要我要。明天我就拿着这卡去买排骨，炖出来我们娘儿俩吃，有本事你别吃！”

第二天，阿花果真跑到超市里，买回了好几斤排骨，用锅炖了。排骨一出锅，她就先给顾大明夹了两块。顾大明也不客气，大口地吃着。阿花趁机劝他，还是把卡收下吧。顾大明迟疑了半天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，算是答应了。

顾大明这里一松口，那两个干部很快就上门来了，送给他一张卡。顾大明把卡塞进阿花手里，阿花拿着卡，笑道：“大明啊，你还真活络了一回。有了卡，咱就奢侈一回，明天我到超市买几斤带鱼，回来给你们做红烧带鱼吃。”顾大明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

当天傍晚，顾大明照旧背上一袋子手工艺品，出去摆地摊。阿花收拾完家务，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声响雷，眼看着要下雨了，她拿起雨伞，出门去找顾大明。

可等阿花来到顾大明摆摊的地方，却不见顾大明的人影。她忙给顾大明打电话，但没人接听。她就去问旁边摆摊的四嫂：“四嫂，看到我家大明没？”

四嫂支支吾吾地说，这两天，顾大明行踪十分诡秘。天一黑，他就背着一袋子东西来了，可他不摆摊，而是把袋子放到四嫂这儿，然后就急匆匆地走了。等到十点多快

收摊的时候，他又匆匆赶回来，从四嫂这里取走那袋东西，背回家。阿花听完，想了想，心里就有了底。

第二天晚上，顾大明一出门，阿花就悄悄跟在他身后。果然，顾大明直接把袋子放到了四嫂那里，然后匆匆来到队里，借了一辆三轮车，车上装着扫帚和铁锹。他蹬着三轮车来到了栖霞街。

到了栖霞街，顾大明找到一个下水井口，停下车跳下来，拉开井箅子，下到井里，开始往外掏井里的泥土。那些井里的脏土都是阿花扫进去的，他显然是要替老婆掏出来。阿花在旁边看着，气得差点没晕过去，心想，自己怎么还能和这个轴人过下去？要跟他过一辈子，该有多痛苦！



顾大明掏了两个下水井，就已掏出了满满一车泥土，于是他拉着车去垃圾站倒。

这时，从远处开过来两辆车子，在路边停了下来。前面一辆是轿车，后面一辆是小卡车。从前面的轿车上先下来维修队的那两个干部，接着又下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。一个干部毕恭毕敬地对那个领导模样的人说："冯局长，我们申请增加经费是有根据的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下水井里的泥土越来越多，清理越来越困难，需要大量的人工。您可以实地看一看，这下水井里到底有多少泥土。"

冯局长点点头说："我今天来，就是要亲自看一看。如果确实如你所说，我会批准增加经费的。"那个干部听完，就冲后面一招手，从后面的小卡车上跳下两个民工。干部说："冯局长，您随便指定一个下水井吧。"

冯局长随手指了一个下水井，恰好是顾大明刚刚打扫过的一个。那两个民工打开手电，拉开井箅子，往下一看，

见井里异常干净，不觉愣住了。冯局长和干部也凑过来看，见井里啥都没有，干部的脸色顿时变了。冯局长生气地说道：“这井这么干净，还用掏吗？你们呀，太贪心了！”

干部忙着辩解说：“冯局，我们不会骗你！这口井，一定有问题！咱们再看看别的井。”他又让民工拉开了几口井，结果发现几口井都是干净的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冯局长很生气，上车走了。那两个干部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想不通究竟哪里出了问题。

这时，顾大明蹬着三轮车回来了，那两个干部顿时明白了，其中一个冲上前，一把揪住顾大明，冲他怒吼：“都是你干的好事！”

顾大明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没干好事。我老婆做了差劲的事，我帮她改过来。”

干部恶狠狠地说：“你收了我们的钱，就该帮我们做事。收了钱却不做事，你的人品就有问题。”

顾大明说：“我才不帮你们做缺德事呢。”

那干部冷笑道：“不帮我们做事？你想得美！给你们卡的时候，我们都录了音了，你们都承认往井里扫土了。我把录音放给你们队长听，看他还会不会用你们！”

一听这话，阿花吓得一哆嗦，差点摔在地上。要知道，违反队里的规定，她和顾大明都会被开除，那他们家就得喝西北风去了。她真没想到，自己贪了一点小财，却害了全家啊。

不料，顾大明却笑着说道：“你们不就是有段录音嘛，我已经把这里的下水井都清理干净了，明天一早就让队长来看。我不知道是事实管用，还是录音管用？”那两个干部一听，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顾大明接着说道：“不瞒你们说，我不想让我老婆不高兴，就假装收下了卡。那两张卡不就值四百块钱吗？我借了四百块钱，交到纪检去了。我也把事情经过都跟他们说了，纪检还没找你们调查吗？”

那两个干部听完，气呼呼地一跺脚，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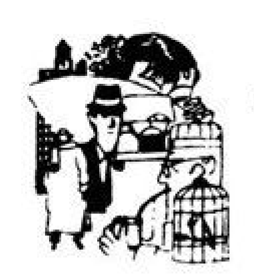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顾大明看到了不远处的阿花，走过去拉了拉阿花的胳膊，说：“走了，回家了。”

阿花仍是惊魂未定：“你咋想到要这么做？”

顾大明淡淡地说：“活了半辈子，我就记住了一句话：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小　柯）





嫉妒可畏，多疑可怕，心头一旦缠上这般恶魔，注定会有一场劫难……



# 心魔

□林明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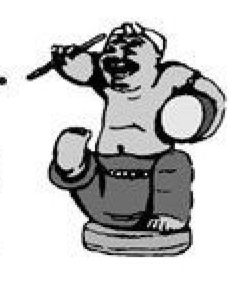
古时候，城里有个周员外，因结发妻子李氏一直怀不上孩子，就又娶了小妾孙氏。成婚后，他听说谢公庄的观音庙菩萨开光，便带孙氏去那里上香。

不料，途中周员外一行遭遇了劫匪，他们不仅抢光了周员外随身所带的钱财，最后竟将孙氏也一并劫走了。劫匪临走前还威胁周员外，若他敢报官，便血洗周府。周员外吓得直哆嗦，回家后躺了好几天，也缓不过劲来。

过了一个月，有天半夜，周府的管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开门一看，来者竟是孙氏。孙氏看起来好端端的，衣衫整齐，面色红润。周员外见到之后，又惊又喜，问她是怎么回来的。孙氏说是劫匪把她装在麻袋里，送她到了门外。

周员外又问她那日被劫后所发生之事。孙氏回想片刻，说那日她被人绑了手，蒙了眼，塞了嘴巴，装进一个大麻袋中。接着，就有人抬着她往前走。

约摸过了一个时辰，孙氏听到“吱呀”的开门声，很快，孙氏被人从麻袋里抬了出来，扔在床上。随后，她的戒指、项链、手镯便全被取走，只剩头上的一枚铜簪子，由于不值钱，没被拿走。就这样，孙氏在那个小房间里，被关了一个



月，每时每刻都有人盯着，不是男的，就是女的。

周员外疑惑地问："他们既然已经将你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，干吗还要白白养活你一个月？"

孙氏支支吾吾道："这……我也纳闷啊。"说着，她便伤心地抽泣起来。

周员外想了想，突然大声问道："他们没有侵犯你吧？"孙氏被周员外这么一问，羞得满面红云，连连摆手否认，说他们只是图钱，并未动她一根毫毛。

周员外点点头，安慰了孙氏一通，便安抚她睡下了。谁知遭此一劫，孙氏睡间恶梦不断，冷汗淋漓，次日跟周员外一说，周员外颇为心疼，当下带孙氏去看郎中。郎中把完脉，笑着对周员外说："恭喜员外，尊夫人有喜了。"

周员外一听，兴奋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但一到家，头脑冷静下来后，他又觉得不对劲了：这孩子到底是他的，还是劫匪的？自己跟李氏成婚五年都没生育孩子，怎么孙氏被劫匪绑了一个月后就有了？

如此一想，周员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，相反，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，每天只是逼问孙氏一个问题：究竟有没有受到劫匪的侵犯？

孙氏被折磨得几近崩溃，终于冷冷地答道："有，我被他们侵犯过。"

周员外冷笑道："好，你终于承认了。"说完，他连扇了她几个耳光，骂她不要脸，辱没周家门风，并扬言要将她扫地出门。

孙氏也是个要强的人，一气之下便收拾行装，往娘家赶去。可不巧的是，半路突降暴雨，孙氏正犯难间，身后不远处却有马车向她跑来，车上坐着的是县令薛弼薛大人，见孙氏孤身一人在大雨中前行，便邀她上车同行。

孙氏战战兢兢地上了马车，薛弼问她何故雨中独行，如此狼狈，孙氏便将前后所发生之事告知薛弼。薛弼觉得事有蹊跷，便将孙氏带到了衙门，细细询问："这一男一女是当地口音吗？"孙氏回答说是。

薛弼问："一个月间，还听到什么动静没有？"

孙氏说："前几天偶尔传来木鱼声，后来一直很安静。"

薛弼又问："除了吃饭解手，你一直是被绑着的吗？"

孙氏答："是的，眼睛也一直被蒙着。"

薛弼又让她回想囚禁期间的一

些细节，孙氏沉思片刻说，在她被关了二十多天后，她明显感觉那一男一女对她的防备有些松懈。有一天，她在吃午饭时，闻到了一股烧焦的味道，看管她的男人说了句“这婆子，又把肉给烧焦了”，便急匆匆地跑了出去。就趁这当口，孙氏迅速取下头上的铜簪子，在她吃饭的木碗上匆匆划了三下，算是做了记号。划完后，她本想摘下蒙眼的布看看四周，但男人很快回来了，她只好作罢。

薛弼赞赏了孙氏的机敏，又问她为何不呼救。孙氏说，劫匪一开始就威胁过她，若她呼救，便一刀杀了她；若乖乖待着，就有吃有喝，关上个把月还能放她走。薛弼听罢一面点头，一面在大堂里来回踱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开口问道：“周员外的发妻李氏，你了解多少？”

孙氏答：“不太清楚，只知道她有个弟弟叫李保，是谢公庄的里长。”

薛弼沉思片刻，忽然转头对身边的捕头说道：“晚上我要请李保夫妇吃饭，你去谢公庄一趟，把他们请到望江楼来。”薛弼叫了几个衙役，一行人便匆匆出了县衙，赶往望江楼。

酉时一过，李保夫妇畏畏缩缩地随捕头来到了望江楼。见到薛弼后，李保忐忑地问薛弼何故请他吃饭。

薛弼和颜悦色道：“一个月前，你们谢公庄的观音庙办了场开光法会，着实不错。更奇妙的是，就在你们办法会的当天，折磨薛某多年的老寒腿竟然不痛了，这不是佛光普照是什么？薛某知道，你作为里长一定为这法会出力不少，所以今天才把你们夫妇请来，陪薛某一起喝杯酒。”听薛弼这么一说，李保算是放下心来，与薛弼喝酒谈天。



待酒足饭饱，李保夫妇告辞，薛弼回头说了句“可以出来了”，就见孙氏从屏风后面走了出来。薛弼随即问道：“听清楚了吗？这一男一女的声音可是当初关你之人？”

孙氏连声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薛弼说：“这便是你听到木鱼声的原因。当时，你被关在李保家，恰逢谢公庄大搞法会，那木鱼声便是从观音庙中传来的。”

说完，薛弼又吩咐捕头，让他次日一早再去谢公庄，跟李保说他要去观音庙烧香，顺便在李保家吃午饭，让李保准备一下。

次日天明，捕头便赶往谢公庄，向李保说了此事。李保一听，哪敢怠慢，当下便杀鸡宰羊地忙活起来。

到了午饭时分，薛弼带着几个衙役赶到了。衙役们个个手提箱子，李保看着奇怪，但又不好问，只管招呼起薛弼来。薛弼看了看桌上的饭菜，似乎有些不太满意，说，今天出门多带了几名随从，恐怕桌上的饭菜不够吃。

李保赶紧说：“大人请先入座，小的这就多准备些。”

薛弼笑着说：“不必了，菜我已经从望江楼带来了，只是这大中午的，望江楼还等着用盘子，你去弄些盘子来，把这些菜倒过去，我也好差人将望江楼的盘子送回。”薛弼话音刚落，几个衙役便纷纷打开了箱子，里面一叠叠的全是菜。

李保有些为难：“大人，盘子已经用完，碗行吗？”

薛弼说：“都行，只要能把菜装下就行。”

李保只好把家里所有的碗都拿了出来，连几只木碗都用上了，这才勉强够。就这样，薛弼一行纷纷入座，吃了起来。薛弼不动声色地观察着眼前的那几只木碗，果然在其中一只木碗上，发现了三道划痕。薛弼朝捕头递了个眼色，捕头会意，当场便与一班衙役制伏了李保夫妇。

在证据面前，李保承认了他绑架孙氏的事实，也供出了幕后主使——他的姐姐李氏。原来，李氏知道周员外生性多疑，她设下此计，就是为了迷惑周员外，令他对孙氏的贞洁产生怀疑。只要这疑问的种子在周员外心里扎下根，就算孙氏真的怀上孩子，那也是白搭。

案情大白后，薛弼不禁感叹道：“嫉妒可畏，心魔难缠啊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 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谢 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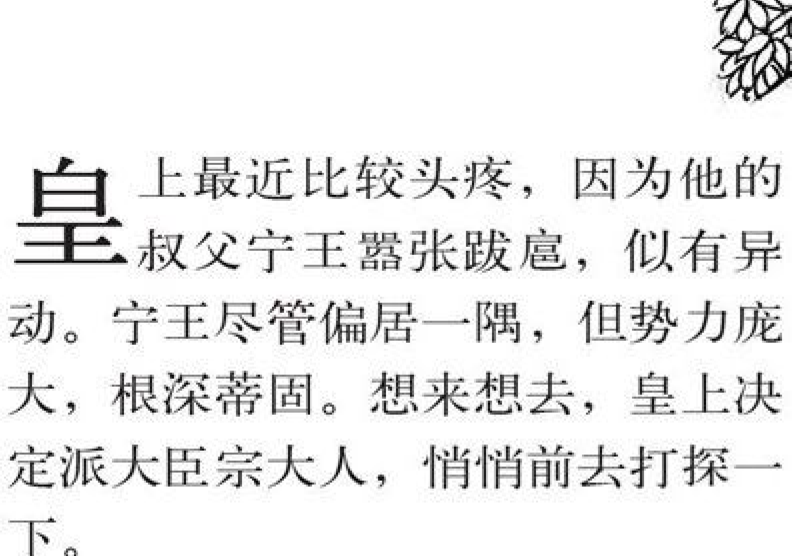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# 请将我浅葬

□徐树建



皇上最近比较头疼，因为他的叔父宁王嚣张跋扈，似有异动。宁王尽管偏居一隅，但势力庞大，根深蒂固。想来想去，皇上决定派大臣宗大人，悄悄前去打探一下。

为防止太过招摇，宗大人只带了心腹宗清一人，扮作一主一仆生意人模样，前往宁王的封地。到了封地后，两人怕惹人注意没有进城，而是登上城外一座荒山准备休息一下。好不容易爬上山顶，宗清突然叫了起来："大人，请看西边！"

宗大人闻言一看，只见西边不远处灿若云霞，美如仙境，竟是一大片花海。宗大人不禁疑惑道："怪事，这是什么花？竟这么多！"

天黑后，两人打算在山顶一座无人的破庙里将就一晚。夜半时分，两人均无眠，索性起身四下查看，待往东一瞧，顿时大吃一惊：只见东边一个山谷中火光冲天，却又显然不是失火。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山西边奇花无数，山东边火光冲天，看来皇上的担忧不无道理，宁王的封地里确实有不少诡秘异常的事。

一整夜，两人都百思不得其解。天明时分，宗大人说道："这样吧，宗清，我们二人分开行动，一个往

东一个往西，分头勘察好不好？”

谁知宗清摇摇头说道：“大人，此计不妥，此地处处布满陷阱，误了自家性命事小，负了皇上所托事大，请大人暂时留守山上作为后应，先让小人独自前去打探。”

宗大人听了沉吟道：“也只好如此了，宗清，一定要小心，要安全归来！”

宗清一笑，说：“万一小人发生不测，迟迟不归，请大人在山脚的那棵大槐树下等消息，小人不惜一死也要探听得一丝半点消息。”

于是，宗清即刻出发，下山后往西走。他觉得，西边花海范围很大，想必宁王很难设防。眼看离花海越来越近了，突然间，一种不安的感觉浮上心头，宗清猛地一惊，他蹲下身，偷偷往后一看，只见身后远远地跟着好几个人，个个鬼鬼祟祟的样子。不好，自个儿被盯上了，先前太小看宁王的防范能力了。

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盯上，说明两个问题：一是，此花果然有异样；二是，宁王心生不轨，否则要防着来人干什么？

这么看来，自己是凶多吉少，必须果断采取措施！此时，那些花就在眼前，色彩纷呈、艳丽异常，有好多已结了籽。宗清忙伸手一揉，揉下几粒种子，悄悄吞进肚里。等做完这一切，身后脚步声已响起，他掉头一看，只见几名面目狰狞的大汉已手持钢刀直冲过来，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宗清喝道：“别动手，快带我去见宁王，否则误了事，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”

几个大汉吃了一惊，一脸狐疑地小声商量了几句，然后说了声“那先得罪了”，便绑住宗清，带走了。

很快，在一座高大气派的府邸里，宗清见到了宁王。宁王身材魁梧，眼神凌厉，他冷冷地问道：“你是皇上派来的密探吧？哼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要见我干什么？”

宗清却显出一脸茫然的样子，说：“小的耳朵有些聋，请王爷再大声说一遍！”

宁王大怒，不耐烦地一挥手，说：“大胆，给我砍了！”

手下人立刻拿刀过来，宗清明白要发生什么了，顿时面如死灰道：“王爷这是要杀我吗？看样子我是断无生机了，只想请求王爷赐我一个全尸！”

宁王吼道：“我为什么要答应你？至少得把你肚子里的花种挖出来吧。”

宗清侧耳凝神听着，长叹一声，





说："我知道自己是死定了，不过实不相瞒，王爷，我还有一个接应的人，他是巡抚宗大人，宗大人可是皇上眼前的红人，又是钦差，想必王爷一时不敢动他吧，否则势必引起皇上的震怒，到时大军压境，王爷可就危险了。但王爷如果肯赐我一个全尸，并把我扔在城外荒山脚下的大槐树下，我就留下一份遗书，说自己是被山贼杀死的，这样一来宗大人和皇上就不会起疑心了，也能为王爷赢得宝贵的时间。这笔交易王爷意下如何？"



宁王听了目光闪烁，显然在心中权衡得失，他偷眼看宗清，见对方一脸坦然，便一拍扶手，说："这笔交易，我认了！"

宗清当即拿过纸笔草草写了起来：宗大人，我已被山贼围困，断无逃生的可能，我死之后，万请大人看在小人伺候一场的情分上，为小人收尸安葬。小人命薄，所以浅葬即可。若大人公务之余能到小人坟前探望，那么小人在九泉之下也感激涕零！

宁王接过遗书仔细看了看，见毫无破绽，便一挥手，立刻就有手下上前乱刀砍死宗清，这还不算，又有人剖开宗清的肚子，果然找到若干花种。宁王冷笑一声，令手下掏尽宗清身上的银两，装成他被抢劫的样子，再把宗清扔到城外荒山脚下的大槐树下。

再说巡抚宗大人这边，他藏身山顶，久等宗清不回，一着急便直奔山下，刚来到山脚的大槐树下，一眼就看到一具尸体，走近一看，顿时悲痛不已，正是宗清！

只见宗清衣服凌乱，像是遇见了山贼，再一翻竟有封遗书，一看

之下，宗大人心头不由得疑窦丛生：山贼抢劫也就罢了，为何要剖开宗清的肚子？还有，被山贼围困之下，怎么会有时间写遗书？遗书内容也怪怪的，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宗大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只得强忍悲痛叫了一辆马车，载着宗清的尸体快马加鞭返回京城。皇上听了也是一头雾水，大家都猜不出宗清到底遇到了什么事。宗大人只得先行安葬了宗清，但并没有厚葬，因为遗书中说要浅葬。宗大人觉得，宗清一向机敏，绝不会白死的，他这么说肯定自有深意。

过了十几天，宗大人想到遗书所言，便到坟头祭奠宗清，却发现坟头竟长出了几株以前从没见过的花株来，那花妖艳异常，绝非本土所产。宗大人吃惊不已，忙火速进宫禀报。皇上听了，立刻命御医等人前去查看，有位见多识广的御医一见之下便惊叫起来："这是鬼花，也就是罂粟花！"

在御医的解释之下，皇上和宗大人终于大致弄明白了事情真相：宁王为了造反，竟从外疆偷偷弄来罂粟的种子，然后大肆种植让手下吸食，一是借此控制手下将士百姓，为他卖命；二是通过贩卖罂粟敛财，作为造反之资。此人真可谓丧心病狂！

这下铁证如山，皇上立即调集大军火速平叛，经过一番苦战，终于活捉了宁王，把所有罂粟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。再到东边山谷里一看，竟堆放着小山一样的兵器，原来，那天夜里宗大人看到的火光冲天，是因为宁王的军士们在加紧锻造兵器，幸亏这次平叛及时，否则待宁王的军队装备完毕，只怕已养虎成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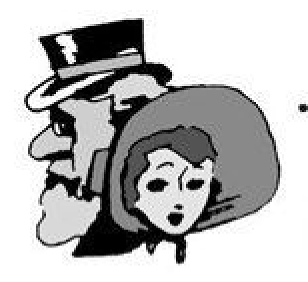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此时宗大人心中还有一个疑问：宗清既然被宁王剖腹，取出了肚中的罂粟种子，那他坟头怎么还会长出罂粟花呢？宗大人命人小心挖开宗清的坟墓，仔细一看，不禁心如刀割，原来那花竟是从宗清的两只耳朵眼内长出来的！

原来，当日宗清见被人盯梢，知道必死无疑，于是故意半遮半掩地吞下罂粟种子，实际上早就偷偷把好几粒种子塞入耳朵眼中，这才听不清宁王的话。他请宗大人浅葬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能让种子发芽开花。

皇上听完宗大人的禀报，也感动不已，他下令重新厚葬宗清，以示天恩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刘为民）





本文改编自日本小说作家山下贵光的作品。

# 电车相亲派对

白川葵是个37岁的大龄未婚女性。这天，她去参加一场电车相亲派对。电车启动后，坐在白川葵对面的男子与她搭话：“你还好吧？”

白川葵看了眼对方，不禁有些尴尬，这个相亲对象她居然认识。想起与对方相识的经过，白川葵顿时觉得无比糟糕。四个月前，白川葵发现母亲浑身是血地躺在家中，报案后，第一个赶到现场的就是眼前这位森警官。警方勘查现场后初步判定，此案并非入室盗窃案，从被害人身中几十刀来看，凶手一定是满怀愤恨。

白川葵冷冷地说：“当警察的还参加这种派对？”

森警官微微一笑，追问道：“你真的恢复平静了？”

“嗯，”白川葵有些伤感地说，“我母亲生前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结婚，我在她墓前许诺会尽快找到伴侣。我是母亲独自带大的，这也是我最后应尽的孝道。”

森警官点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。我父母也成日在我耳边唠叨结婚的事，不过，参加这种派对，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。”

白川葵沮丧地说：“我已经37岁了，参加过各种相亲派对。我母



亲被害前，还替我参加过一种只允许父母参加的相亲派对。”说到这里，白川葵突然神色凝重起来，“在这种场合下打听，虽然觉得有点不太合适，但我还是想问问，那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抱歉！”森警官低下头说，“我们一直在全力搜查凶手，至今没有进展……但是，有件事我始终有疑问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白川葵突然显得有点兴奋。

森警官说：“还记得当时你家里有束花吗？那花是晚开的梅花，花期可持续到 3 月下旬。”

白川葵有点疑惑：“你的疑问是……”

森警官继续说道：“梅花旁边有花瓶，还有，挂轴也被拿出来了，想必正准备插花。那花是你母亲买的吗？”

“这与案子有关吗？”白川葵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“那天我不在家……不过，很可能是母亲买的。她喜欢茶道，她把家里有壁龛的房间当作茶室，经常以茶会友。”

森警官沉思道：“所以我才有疑问，如果梅花是用来做茶室里的插花，没必要准备那么多。如果用大花瓶还说得过去，可预备的花瓶又特别小。”

白川葵问：“照你的分析，梅花不是我母亲买的？”

森警官说：“附近的花店没有进过这种花，或许是家里来了客人，客人随手带来的礼物。”

“有件事我和其他刑警说过，”白川葵突然想起了什么，“在发现母亲被害之前，我看见一个 50 多岁的女人从我家里出来，但我不认识那个人，是她送的梅花吗？她会是凶手吗？”

森警官若有所思道：“有这种可能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进行另一种推测。案件发生时刚刚进入 4 月，如果去花店买花，一般会选择代表春天的樱花，这个季节偏偏买晚开的梅花，也太缺乏情趣了。因此，有可能是客人的自家院子里种了梅花，于是剪下来作为礼物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白川葵赞叹道。

“可是……”森警官皱着眉说，“倘若送花人是凶手，那她为什么把花留在现场呢？”

“这个我能猜到！”白川葵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，“凶手不想引起旁人的注意，手捧鲜花，毕竟太显眼了。倘若她家院子里种有梅花，回家时，手里还捧着一大束梅花，被认识的人见到，一定会觉得异常，

所以才把梅花丢下。假设送花人是凶手，一定会在梅花上留下指纹。”

森警官点点头说：“说得对！当时，厨房的菜刀不见了，它应该就是凶器，看来非预谋犯罪的可能性极大。排查栽种梅花的家庭，核对主人的指纹，或许就可以查出犯罪嫌疑人。你现在仍然没想起来什么值得怀疑的人？”

白川葵困惑地摇摇头：“我母亲从不招人恨。”

森警官想了想，突然两眼放光：“刚才你说有一种相亲派对，只允许家长参加，或许你母亲在那儿招惹谁了。比如，男方家长相中你，而你母亲却不满意对方，事后他们非常在意自己儿子被拒一事，于是怀恨在心，多方调查，查出你家地址，然后去拜访你母亲，询问被拒理由，突然勃然大怒……据我们调查，你看见的那个50多岁的陌生女人，就是你母亲在这个相亲派对上认识的。”

白川葵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：“我们好像就要找到凶手了。”

“请等一下！”突然，从他们身后的座位上站起来一名男子，30岁出头，体格健壮，脸涨得通红。他走过过道，径直来到他们身旁。

男子一脸严肃地说：“抱歉，我刚才听到了两位的谈话，我想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。两位讨论下来，认定凶手是那个50多岁的女人，你们指的恐怕是家母。我家院子里就种着梅花，家母剪了梅花去她家，但家母并没有害她母亲！”



白川葵大吃一惊，森警官依然面色沉静，他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说得这么肯定？”

男子说：“正如你们猜测的，家母和她母亲确实是在那个相亲派对上认识的，但事实是，她母亲并没有拒绝家

母，她们意气相投，还交换了联络地址。”男子长吁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，“相反，拒绝交往的是我，家母让我看了她的照片，我就拒绝了。为了传达我的意思，家母去了她家，梅花就是那时候送的，家母没有害死她母亲的理由。如果说谁招人恨，那个人应该是我。”

森警官点点头问：“你为什么拒绝和她交往？”

男子犹豫道：“我参加过不少相亲派对，在很多派对上都见过她，所以……”



听到这里，白川葵突然暴怒，她猛地站起身冲男子吼道：“你想说我嫁不出去了？你想说我是滞销货？少开这种玩笑！我注重学艺修养，努力把自己打造成有魅力的女性。我也有好几次机会，甚至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，最后都因为母亲而告吹。她以自己不喜欢为由随便加以拒绝，有事没事地乱掺和，弄得婚姻离我越来越远，我结不成婚纯粹是她一手造成的！”

森警官微微一笑，缓缓开口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大家眼中关系良好的母女竟然如此敌对，太让我吃惊了。这是你犯罪的动机吗？”

白川葵猛地一惊，她没有回答森警官的问题，而是继续对着那个男子吼道：“瞎说，你不要瞎说！你在说谎！”

“不，他没有说谎，”森警官依然语调平缓，“他说的都是事实，警方已经核实过了。只不过，今天这场相亲派对让我们有了一次意外的合作。”

白川葵吃惊地问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森警官微笑着说：“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些，你还记得那天茶室里有一幅挂轴吗？”

“嗯，记得。”白川葵点头道，“本应该悬挂在壁龛的正中央，却被放在榻榻米上了。”

森警官正色道：“招待重要客人，茶室要挂上挂轴，挂轴应在贵客到来之前就挂好，客人走后再摘下来。若你母亲是被客人所杀，那她就没机会取下挂轴。也就是说，他母亲离开你家时，你母亲还活得好好的。然后你回来了，交往被拒，母亲没完没了的数落，使得你像刚才那样，一时之间失去了理智，最后竟然挥起了菜刀……”

白川葵听完这番话，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倒在地。

（推荐者：辰　辰）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佐　夫）





# 独一无二的皮包

□周武刚



王东东今年25岁，性格憨厚，是巴玛皮具公司生产车间的工人。最近，他喜欢上了在同一个车间做工的女孩莫晓丽。

这天下班后，王东东鼓起勇气走到心上人面前，红着脸邀请她共进晚餐。莫晓丽嘻嘻一笑问："怎么，想追我？"王东东点点头。

莫晓丽说："想追我，没问题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……"

"你说。"王东东心花怒放。

莫晓丽笑着说："想要跟我好，必须得送我一个巴玛皮包。"

一听这话，王东东不吭声了。巴玛是知名品牌，一个女士皮包少说也要几千元，他一个农村来的打工仔，哪里买得起这么贵的皮包？

莫晓丽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。王东东连忙说："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做到。"

莫晓丽冷冰冰地说了句"等你做到再说吧"，就走了。

当晚，王东东厚着脸皮向工友借钱，一连找了好几个人，才勉强凑齐一千元，离买包还差得远呢。咋办呢？他愁得晚饭也没心思吃，满脑子都是巴玛皮包。忽然，他灵光一现，想到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：用废弃的边角料做一个女士皮包。

此后，每到下班的点儿，他都细心收集边角料，带回宿舍。两周

后，他估摸着边角料够了，于是动手设计、制作皮包。他脑子灵光，又是车间的技术能手，很快便做成了一个女士皮包。不过，由于是用边角料制作，这皮包显得特别花哨。另外，他没法弄到巴玛皮具的金属商标，这皮包没“户口”。

莫晓丽收到皮包后，差点没笑掉大牙：“王东东，就这垃圾货色，你也好意思送给我？”

王东东一脸尴尬：“晓丽，这皮包是我亲手做的，虽然全都用的边角料，但质量没问题，而且，这设计独一无二。”

莫晓丽把皮包塞还给他说：“这花里胡哨、独一无二的劣质产品，你自个儿留着吧。”

被心上人无情拒绝，王东东痛苦万分。大醉一场后，他随手把皮包扔给同一宿舍的工友大龙。大龙非常高兴，他媳妇吕凤过几天生日，这皮包正好送给她当礼物。吕凤在公司当保洁员，做梦都想拥有一个巴玛皮包，她收到皮包后，对王东东的手艺赞不绝口。

这天早上上班时，吕凤被设计部的王经理叫住了。王经理问：“你这包哪来的？”

吕凤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男人送我的。”

“你男人送你的？”王经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皮包，一副不相信的表情。

吕凤不敢隐瞒，一五一十讲出实情。王经理说：“你马上给王东东打电话，让他来我办公室。”吕凤心想坏了，把王东东连累了。

王东东接到电话后，赶紧来到王经理办公室，一个劲地认错：“王经理，这皮包是我用废弃的边角料做的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”

王经理“呵呵”一笑说：“别紧张，我让你来，不是要批评你。”

“那是……”王东东有些发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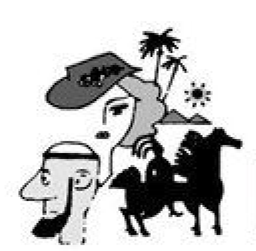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，公司设计部打算推出新款皮包，王经理对设计人员的设计并不满意，认为不够新颖大胆。今天，他无意中看见吕凤的皮包，不由眼前一亮，这款皮包色彩鲜艳，样式活泼，正是他期待的风格。

半个月后，经王经理请示公司高层，王东东从车间调入设计部，薪水翻了两番。不久，公司正式推出了由王东东设计的那款皮包。

莫晓丽得知消息后，后悔不迭，主动去找王东东示好，却发现王东东已和公司里最漂亮的姑娘在一起了。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陆小弟）





# 留下一杯温茶

晚清将领骆秉章虽然位高权重，但平日里乐善好施。他手下有一个叫张全的小吏，家境清寒，与身患残疾的老母相依为命。骆秉章得知后，就命侄子每个月都给张全家中送去米粮。

一天，侄子向骆秉章汇报完事情正准备离去，骆秉章突然叫住他："你这月有没有给张全家送去米粮？"侄子一脸诧异地回答："没有。他上月不是已经不再为您做事了吗？"

骆秉章听后，起身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在暖炉边，然后拉着侄子去园中走了一圈。等他们再回到书房，骆秉章把那杯依然温热的茶递给侄子。侄子喝下后不禁微笑，暖茶让他浑身舒爽。骆秉章见状问道："倒了茶离开，然后再回来时，你是希望茶变得冰凉，还是依旧温热？""当然希望依旧温热。"

"这就对了。"骆秉章点点头，"张全刚离开，如今尚未安顿好，正是最忙乱的时候。我们再帮他几次，等他走上正轨后再放手也不迟。何必人一走，就让茶凉掉呢？"侄子起身称是，连忙去送米粮。

人走茶凉，虽是世间常态，却也令人寒心。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尽力给人留一杯温热的茶。

（**作者**：张君燕；**推荐者**：水云间）





# 大度的林肯

约翰斯顿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大将军，他的暴躁脾气和他的军事才能一样闻名天下。

有一次，约翰斯顿在一次战役胜利后，写信向林肯汇报战果。不过他只提了一下死伤人数以及控制在手的土地面积，寥寥数句就结束了。林肯收到他的信后，觉得他的信太简短了，就回信要求他多补充一些细节。约翰斯顿的脾气一下子就冒出来了，他不耐烦地又写了一封信说："总统先生，

我们这次战役获胜后还收缴了六头奶牛，请总统先生指示如何处置。”

林肯收到信后一看，马上就意识到大将军生气了。他哈哈大笑之余，回复了这样一句“指示”：“速让士兵们挤牛奶喝！”

信很快寄了出去，约翰斯顿收到回信后一看，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之前还担心自己一时的意气用事会带来尴尬的局面，没想到，林肯顺水推舟，给了一个这么幽默的回复。约翰斯顿被林肯的智慧深深打动了，当即就对下属们赞叹，林肯是一个智慧、大度且幽默的人。

（**作者**：阿 军；**推荐者**：解 敏）

# 不吃亏的老实人

有一年，郑板桥打算招一名学生跟他学画，报名者络绎不绝。经过层层筛选，最后只剩崔进和朱才这两个年轻人。两人天赋相当，让郑板桥一时难以取舍。于是，郑板桥让他俩回去请原先的私塾先生写一封“推荐信”来，以此证明各自的学识和品行。

当天，朱才就找到私塾先生，说明了来意，并奉上十两银子。先生即刻写了封无可挑剔的“表扬信”。朱才一看，十分满意，欢欢喜喜地踏上了回家的路。走在路上，朱才突然觉得这样还不够保险，他灵光一闪，赶紧奔到邻村崔进的私塾先生家，在送上十两银子后，对其耳语一番，这位私塾先生连连点头应允。

第二天，崔进也去请先生给自己写封“推荐信”，先生答应了。可当崔进接过信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先生把自己贬得一无是处。崔进正想辩解几句，先生却不耐烦地把他推出了门外。

次日，朱才和崔进都带着各自的“推荐信”来见郑板桥。郑板桥读完两封信后，思忖片刻，然后宣布招崔进为生。朱才质问原因，郑板桥笑道：“你的先生把你的才学和品行说得无人能比，本人恐怕没有资格做你的老师，你还是请回吧。”朱才只好悻悻离去。

这时，崔进怯怯地对郑板桥说：“先生，按照信上所说，您也不该收我为徒呀……”“不！”郑板桥摇了摇头说，“一定是有人先做了手脚，先生才给你写了这样的信，而你却原封不动将它交给了我，足以说明你的诚实和勇敢，我郑板桥就要收你这样的学生……”

（**作者**：骁 飞；**推荐者**：潘光贤）

（**本栏插图**：陆小弟）









# 最美的歌声

□相忘江湖



开往北京的列车上，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正和周围的人攀谈着，他时不时扭头看看身边腰板挺得倍儿直的儿子，看一眼咧嘴笑半天，满脸的宠溺，搞得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挺尴尬。

边上一个中年人看着好笑，打趣道："老哥，看你这一脸喜气，莫不是陪儿子进京赶考去？"老人摆摆手说："哈哈，现在不兴这个了，我呀，是陪儿子去参加青年歌手大赛！"

邻座几个女学生立刻围了上来，叽叽喳喳地说道："哇！帅哥，现在就唱一首，让我们这些草根评委打打分呗！"旅途寂寞，难得有这种热闹，周围人纷纷拍手鼓掌，齐声说着："唱一个！"

小伙子左推右挡，实在架不住了，只好红着脸站起来，含糊地说道："那我就唱一首，可能不太好听，大家多担待。"

说完，小伙子终于张嘴唱了起来，可声音一出来，乘客们一片哗然。这是啥歌声呀？基本没有一个字在调上。

跟女学生一起的几个男生，早就对小伙子心生不满了，这时候更是落井下石，有的男生捂耳朵，有的男生掐人中，嘴里说着："这声音太刺激了！"

老人站起来挡住众人，抬手从

行李架上拖下一个帆布包，一把把地往外掏核桃，转圈地发："尝尝，快尝尝！自家产的，纸皮核桃，皮薄肉满，香着哩！"乘客们勉强接过来，看在核桃的分上再忍受一会儿。

背对着儿子，老人一脸难色，低声哀求道："大伙儿多担待，我儿子以前唱歌好听着呢，可自从耳朵听不见了就……"

"啊？聋了！难怪呢，听得我浑身刺挠！"一个男生夸张地挠着肩膀。

老人脸色变得难看起来："他听不见，但能看懂口型，大伙儿口下积德。"

边上的中年人摇摇头说道："做父母的心情能理解，但歌手大赛的评委个个是毒舌，到时候不是更受刺激吗？"

老人眼圈一红，哽咽着说："孩子当兵前的梦想就是能站到大舞台上唱歌，去年抗震救灾时耳朵受了伤，医生说可能永远都听不见了。可他救了四个孩子呀，值了！我就想帮他圆个梦……"听到这里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大家目光复杂地看着这个跑调的小伙子。

慢慢地，车厢里开始响起了掌声，大家一起跟着唱了起来，小伙子脸上洋溢着笑容，唱得更起劲了。老人受不了了，怕自己当着儿子的面哭出来，硬挤着笑容冲车厢另一头指了指，示意自己去厕所。小伙子点点头，歌却没停下。老人紧紧抿着嘴唇，站起来匆匆向卫生间走去。

看着父亲消失在车厢尽头，小伙子忽然不唱了，他弯腰从包里继续掏核桃，挨个往大家手里塞，满怀歉意地说道："对不起大家，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肯定唱得很难听。"咬字虽然不太清晰，但周围人都听懂了。

有个女学生一字一顿地说着，好让他看清自己的口型："兵哥哥，这是我听过最美的歌声，祝你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！"

小伙子摇摇头，忽然调皮地笑了："我根本没报名参加大赛，只是我爸一直想到北京看看，却又舍不得花钱，我要是不撒谎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圆不了自己的梦……"话没说完，小伙子忽然又唱了起来。

大伙儿一扭头，发现老人正从车厢那头往这边走呢。所有人立刻配合地跟着小伙子一起唱了起来，许多人的声音里都带着哭腔。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：豆　薇）








# 阿P当替身

□鹰翔狼啸

人要是该走运，那真是挡也挡不住：就拿阿P来说吧，因为长相酷似影视明星阿龙，竟当上了阿龙的替身演员。尽管阿P演的都是些危险镜头，但片酬颇为丰厚，他倒也乐在其中。

这天，电视剧杀青了，阿龙破天荒地把阿P请到饭店吃饭。酒过三巡，阿龙突然冷下脸问：“阿P，你小子是不是冒充我上瘾了？听说你常用我的身份骗粉丝合影。”

阿P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勉强笑了笑说：“兄弟只是借您的名号去玩一下，并不敢坏龙哥的名声。”

阿龙沉默了一阵，说道：“下不为例。不过眼下我有件事正想拜托你，不知你敢不敢去办？”

原来，阿龙有个远房表弟，叫亮子。前几年，亮子说要做生意，找阿龙借了二十万，本说好一年后就还，可阿龙等了两年多也不见他来还钱，打电话找他要，亮子说生意亏得血本无归，根本无力偿还，要再宽限些日子。阿龙催了几次，实在说不过亮子，他突然想到阿P口才好，索性让阿P去扮演一次自己，把这笔钱要回来。

阿P可不想蹚这浑水，推辞说：“既然是你亲戚，他肯定能认出我是假的，这事我干不了。”



阿龙说："你戴副大墨镜去，咱俩本就长得很像，一般不会露出破绽的。我这招也是死马权当活马医，你尽力去试，要是不行我也就死心了。万一能要回钱，我付你十分之一的提成。"

一旦成功就有两万进账，值得走一遭了！阿P眼睛一亮，答应下来。于是阿龙把借据交给阿P，又把亮子的住址告诉他，让他尽快行动。

回到家，阿P把这事跟小兰一说，小兰的脸色当场就变了，说："你真是自找麻烦，听说那个小区前些天刚发生一起碎尸案，死者就是因为讨债被杀。"

阿P皱了皱眉说："老婆大人，你就别咒我了！说到底，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给你花吗？"

小兰拍了他一下，嗔道："说正经的，你要小心啊！"

阿P点点头，他心里也有点犯怵，但还是决定走这一趟，见机行事。

过了几天，阿P刻意化装一番，戴着大墨镜，精神抖擞地去了亮子家。亮子见"表哥"突然来访，只是不咸不淡地扯些家长里短。

阿P只好步入正题，掏出借据放在桌上，说："既然我来了，你总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？"

亮子脸红了，说："表哥，那钱我都赔光了，就是想还也没有了。你堂堂一个大明星，还在乎这点小钱？"

阿P学着阿龙的口气说："我赚的钱是多，可那也是拼命换来的血汗钱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必须给个说法。"

亮子点了支烟，狠命吸了几口，猛地掏出手机说："好，我让我哥们来还钱。"说着，他打了一个电话。

没多久，一阵摩托车的轰鸣声传来，到了门口便戛然而止，只见一个光头壮汉大步走进屋，怀里还夹着一卷报纸。光头随手把报纸往桌上一扔，却听"咚"的一声，显然并非钞票碰撞能发出的声音。光头把报纸一撕，阿P吓得差点跌在地上：妈呀，里面竟是一把明晃晃的砍刀！

光头盯着阿P，恶狠狠地说："你就是那个债主？说说，到底是怎么一笔债？"

阿P结结巴巴地说："大哥，这……这里面可能有误会，我可不是……不是什么债主……"

光头冷冷地说："那你把借据撕了！"

阿P只好照办，抓起桌上的借据撕了个粉碎。他小心观察着光头的反应，悄悄向门口溜去。不料光头跳过来一把揪住他，狞笑道："要是这么便宜就让你走了，你哪能记住老子的厉害？既然来了，就留点东西做个纪念。"他揪着阿P的右耳，晃晃手中的砍刀，"听说你小子是明星，老子也不断你的生路，以后你就专演一只耳这类的角色吧！"

"慢！"亮子出声制止了光头，他走过来对阿P说，"看在亲戚的分上，我饶你一回。可你也看到了，我这哥们不太好说话，下次你要是再不识好歹，恐怕……"忽然他脸色变了，怒声说，"你到底是谁？竟敢冒充我表哥？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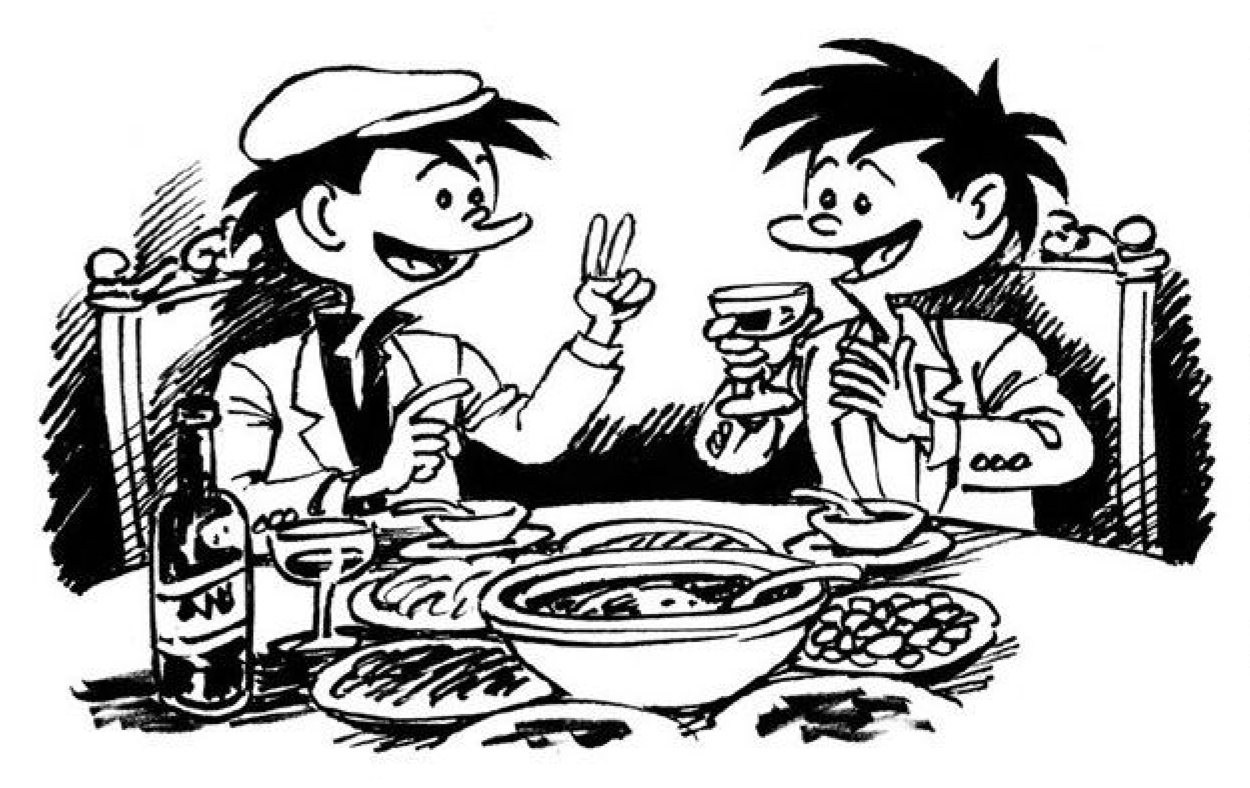
阿P心下叫苦不迭，嘴上却说："你不想还钱也不至于翻脸不认人吧？我不是你表哥是谁？"

话刚说完，阿P屁股上就挨了亮子一脚："你小子骗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我。我妈一直念叨我表哥有福气，就是因为他右耳垂上有颗黑痣，你可没有！"说着，他扯下了阿P的墨镜，冷笑道，"我说你为什么进屋还戴着墨镜呢！"

真亲戚可能还留点情面，但冒牌货恐怕就死定了，慌乱中，阿P拼尽全力撞向光头，将他撞了个趔趄，砍刀脱手，落在地上竟摔了个粉碎。

阿P惊得忘了逃跑，砍刀怎么会摔碎？再看光头，全没了刚才的威风，竟蹲在那里抹起了眼泪："刀，我的刀……"

事到如今，亮子也只好说了实话：光头是他的合伙人，两人做生意遇上了骗子，落了个血本无归。为了应付债主，两人便想到了这个冒充黑社会的办法。那把砍刀，实际是花一百多块钱买来的水晶刀，为的就是吓退上门来讨债的。



话说透了，亮子索性对阿P说："反正借据毁了，这钱我肯定不会再还。

老兄，你回去就对我表哥说我加入了帮会，让他死心吧。这是你的一点辛苦费。”说着，他从钱包里数了五张老人头递给阿P。

阿P怒道：“你太小看我阿P了，我能做出这种出卖朋友的勾当？”

光头见了，以为阿P嫌钱少，赶紧也拿出几百块递过来。阿P急了，脱口叫道：“你们再这样我就报警了！”

见阿P拿出手机要拨号，亮子和光头都急眼了，同时扑上来要夺手机。

三人正滚作一团，忽然外面警笛声大作，接着几个警察冲了进来。为首的警察将警棍一挥，向已经按住阿P的亮子和光头喝道：“举起手来！”

那两人面面相觑，真不知阿P的电话是怎么拨出去的，他们只能乖乖束手就擒。这时，只听阿P忽然大声说：“得了，龙哥！差不多意思意思就行了。”话音刚落，就见阿龙从那辆警车里走了下来，亮子和光头惊得瞪大了眼睛。

阿P摸摸被亮子二人扭疼的胳膊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们真是一对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家伙！”原来，阿P听了小兰那番话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便仔细调查了亮子的事，早就摸清了亮子和光头的把戏。为了给他们一个教训，阿P联系阿龙，找了些群众演员，问剧组借了辆道具警车和戏服。接着，好戏就开场了。

亮子惊得张大了嘴：“那……那你刚刚都是在演戏？”

阿P得意地说：“怎么？你以为就你哥会演戏吗？我可是替身演员！”

阿龙哈哈大笑，直夸阿P有勇有谋：“阿P，我回去就把你推荐给公司，你这样的人才，可不能埋没了！”说着，他又转头对亮子说，“亮子，钱被骗走了可以再赚回来，但你们现在走这条歪路，要真碰上了警察，你去局子里说理吗？”

阿亮懊恼地低下头说：“要不是P哥，我们俩说不定哪天就真成了穷凶极恶的杀人犯了。哥，你再宽限我一年吧，我会去找一份正当工作，好好还债的！”光头也在一旁不住地点着头。

阿P心里美滋滋的：我不仅马上就要出道成为大明星了，还顺手拯救了俩失足青年！想到这儿，他又得意地哼起了小调。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顾子易）







# 补官印

□龙飞天

这几天，开封府的知府冯为贤正准备启程赴京，他这是要奉旨上朝质辩。不久前，丞相袁渊写了一道奏章，列举了十大罪状，弹劾冯知府。当初殿试时，这冯知府可是皇上钦点的状元，如今却遭到袁丞相弹劾，皇上大怒，让冯知府立刻进京，当廷质辩，一旦罪状属实，立即拿下治罪。

进京就得带着官印，可不巧的是，冯知府的官印不小心摔裂了。这官印是官员职位和权力的象征，无论丢失或者损坏，都会被剥夺官职。要是被皇上知道了，这可又是一条新罪状啊，冯知府不禁心急如焚。

冯知府的随从任常卫经多方打听，得知有个名叫柳山石的补碗匠手艺高超，就命人将柳山石带回府里，先拿出几只残破的碗让他修补。柳山石手法娴熟，不一会儿就补好了。

冯知府在一旁看着，满意地点点头，然后把柳山石带进里屋，拿出那枚摔坏的官印给他看。只见官印上部裂开好大一条口子，裂纹一直延伸到底部，稍一用力，就会裂成两半。柳山石见状，摇头说："官印的材质是青田石，采用补碗的法子，是行不通的。就算用补碗的法子锔好，也会留下痕迹。"

冯知府微微一笑，说道："你不是会补石法吗？找你来，不是让你用锔碗法的，而是用补石法。"

柳山石确实会补石法，这是

他的祖传秘法。柳山石“呵呵”一笑，说道：“看来大人早就成竹在胸，小人定当效力。”

几个时辰之后，柳山石终于完工了。冯知府拿起官印，对着阳光仔细察看，竟然看不出裂缝的痕迹，不禁赞叹不已。

很快，冯知府带着任常卫即刻进京。走了半天，任常卫忽然说道：“大人，后面有尾巴，跟了好一会儿了。”冯知府不以为意地说道：“别往后看，本知府进京，多蒙袁丞相派人护送。他要不送，就不正常了。”

晚上，两人在驿站落脚。吃完饭，冯知府让任常卫烧水洗澡。待到大浴桶里装满热水，冯知府脱得赤条条的，坐在大浴桶里。他招手让任常卫也脱掉衣服，进大浴桶里帮他搓澡。任常卫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大人，这个不妥吧。平常搓澡都是夫人亲力亲为，现在我们两个大男人，不雅观吧……”

冯知府斥责道：“君子坦荡荡，有什么不雅观？”任常卫只得脱掉衣服，跨进大浴桶里，给冯知府搓背。

正搓着，忽听得客房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动。任常卫“腾”地从水中站起，轻声说：“不好，大人，有贼！”冯知府轻声喝道：“坐下！哪里有贼？应该是老鼠。”

任常卫只得坐下继续搓澡，可他心里不踏实，客房里放着衣服和包裹，包裹里放着官印和盘缠，要是遭了贼，他和冯大人连衣服都没得穿。任常卫支棱着耳朵仔细听，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分明是有人在翻动包袱，他心里那个急啊，再看冯知府，却闭着眼睛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

待洗完澡，任常卫迫不及待地冲进客房穿衣服，却发现一切安然无恙。

其实，任常卫听得没错，确实是有人在客房里翻找东西，不过，他们不是贼人，而是袁丞相派来的爪牙，也就是一直跟在后面的那些人。

原来，开封是袁丞相的故乡，他的侄子袁唯仁仗势欺人，早就引起民愤，可历任地方官员都忌惮袁丞相的官威，包庇袁唯仁。然而，冯知府为官正直，搜集了不少袁家贪赃枉法的证据，还组织冤民写了状纸，按了血指印，准备上奏朝廷。

袁丞相得到消息后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，导致冯知府被召回京城。他还派了一批爪牙，要在冯知府到达京城之前，夺走状纸。这批爪牙趁冯知府和任常卫洗澡时，细细搜




查了他们的衣物和包裹，却并没有发现状纸。

转眼到了京城，这天早朝，冯知府跪拜在地上，皇上读完袁丞相弹劾他的奏折，扔到冯知府面前，喝道："冯为贤，你有什么话可说？"

冯知府说道："微臣冤枉，因为微臣依法拿下袁唯仁，从而遭到袁丞相的诬陷。"当下，他就将袁渊纵容包庇袁唯仁的所有罪状，一条一条禀告给皇上。

袁渊忙上前启奏："皇上，冯为贤一派胡言，以下犯上，依律当治死罪。"袁渊心里一点也不慌张，甚至有点窃喜，因为他知道，冯为贤身上没有携带证据，光凭嘴说，是扳不倒自己的。相反，抓住冯为贤空口无凭这一点，治他一个以下犯上欺君之罪，就能将他打入大牢。

皇上问道："冯为贤，你可有证据？"

冯知府当即答道："有，有一张按有血指印的状纸，微臣带在身上，这就呈给圣上。"袁渊闻言一惊，他的手下这一路上紧盯着冯为贤，将他随身衣物包裹都仔仔细细地翻了个遍，他怎么可能带来状纸？

这时，冯知府站起来，拿出怀中的官印，用力一掰，官印竟被掰成了两半！满朝文武大惊失色，这冯知府想做什么？

只见冯知府居然从官印里取出细细的一卷纸，小心展开，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名字，每个名字上都按着血指印。冯知府将状纸递给皇上，再将官印恭敬地合上，官印又恢复了原样。

其实，当初皇上委派冯为贤去开封任职，就是让他悄悄搜集袁渊的罪证。皇上让冯为贤当廷质辩，就是让冯为贤拿出证据，借机拿下袁渊治罪。冯为贤深知，袁渊不会让他轻易地把状纸带到京城的，于是想出了一个计策。柳山石听了冯知府的计策，欣然答应帮忙，设法把卷起来的状纸藏在官印里，并修补好了官印。

皇上拿着状纸，冲袁渊冷笑一声："袁爱卿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"

袁渊当即瘫倒在地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题图：刘为民）

**2017年12月（上）动感地带答案**

**神探夏洛克：**因为酒是不会结冰的，所以酒鬼一定是假装的。他拿的酒瓶里装的肯定是有颜色的水。一个清醒的人有什么必要在街上闲逛，还要假装喝醉了呢？他一定是放哨的人。

**疯狂QA：**他们住对门。

# 一字值五万

□陈伯群



今年3月，毛井向好友尹文成借了20万元，盘下了一批鞋子，在鞋城开了家鞋店。本以为鞋店生意会很好，不承想盘下的鞋子样式老旧，销售很不理想。

尹文成见状，担心自己借给毛井的钱打了水漂，就催着毛井还钱。毛井也没多说，将之前卖鞋赚的5万元，通过银行转账打给了尹文成。

到了冬天，见毛井的鞋店经营状况还在恶化，尹文成就再一次催促他尽快还款。无奈之下，毛井只好把门面转了出去，得到了转让费15万元。

毛井拿到转让费后，将其中的10万元还给了尹文成。还钱之前，他让尹文成写一张收条，说："尹哥，上次我通过银行转账还了你5万元，你还没给我写收条，加上今天给你的10万元现金，你就一并给我写张收条，就写'今收到毛井还款15万元整'吧！"

尹文成听毛井说得有理，就痛痛快快写了张收条，上面写着："今收到毛井还款15万元整，尹文成，2017年12月6日。"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见毛井还不来还剩下的5万元，尹文成又去找了一趟毛井。听说尹文成来要钱，毛井假装很吃惊，说："尹哥，我问你借的20万元已经还清啦。"

尹文成一听急了："你只还了




我15万元，还有5万元未还哩。”

毛井狡辩道：“我通过银行转账还给你5万元，又当面给你15万元现金，收条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啊。”

尹文成没想到毛井会耍赖，气得两眼冒火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将毛井告上了法庭。

法庭辩论时，双方对收条记载的15万元的构成各执一词。尹文成说，收条上的15万元，有10万元是毛井当天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自己的，另外5万元是自己对毛井先前通过银行转账还款的确认，是毛井要求自己在收条中一并写入的，实际当天只还款10万元。毛井则辩称，收条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今收到毛井还款15万元整”,“今”就是指2017年12月6日，这一天自己一次性给了尹文成现金15万元，另外5万元是上次银行转账给的，合计是20万。

经过审理，法院认为，尹文成的说法与收条内容“今收到还款”不一致，且并无其他有效证据印证，故难以采信。另外，毛井的门店转让费确实是15万元，尹文成也没法证明毛井只还了其中的10万元，而不是15万元，即毛井有支付15万元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法院最终认定收条有效，驳回了尹文成的起诉。

听了法院的判决，尹文成欲哭无泪，没想到一个“今”字，就把自己5万元的债权给抹杀了……

**律师点评：**

这个故事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是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。

根据法律规定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，对自己的主张有举证的义务，否则，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。

故事中的毛井向尹文成借款20万元开店卖鞋，这点双方均无异议，但后来由于毛井经营不善导致关店还钱，对于两次还款的金额，毛井称第一次还了5万元（这一点双方也无异议），而第二次毛井称转让门店的15万全还了欠款，且有借条为证（今收到毛井还款15万元整）。针对毛井的表述，尹文成表示第二次只还了10万元，另外5万元是第一次的还款结算在第二次中，那么，尹文成就应当对自己的主张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。因为从字面分析，这“今”字的意思就是今天收到的款项。如果不能举证，则败诉是必然的。

（题图：张恩卫）



一件精美绝伦的传世珍品，引来了贼人的觊觎，掀起了复仇的欲望，交织着难言的情感……



# 古玩城囧案

□杜　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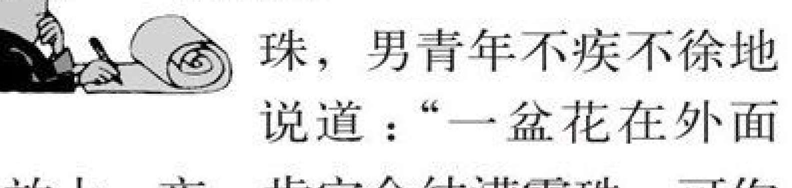
## 1.推理天才

陆舫是石城公安局重案组组长，这天早上晨跑时，他发现一处居民区围了一堆人，过去一看，只见一个老汉和一个老太，正吵得不可开交。原来，这两人是邻居，冲突的起因是一盆兰花。当时兰花放在外面，老汉去端花时，被老太一把揪住，两人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下，老汉咬定说花是自己养的，夜里忘了往回端，老太坚持说自己才是花的主人，一大早刚把花端出来。

两位老人情绪激动，围观者分不出真假，连劝都没法劝。正僵持不下，一个青年男子越众而出说道："让我来当一次裁决者！"

这个男青年身材瘦削，面容英俊，目光深邃，他的出现吸引了所有关注，人群中有人问道："你知道谁在说谎？"男青年淡淡一笑，伸手摘下一片草叶，说道："我不知道，它知道！"

围观者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男青年什么意思，但陆舫却微微点头，嘴角露出一丝笑意。这时男青年举起那片草叶，示意大家细看，只见碧绿的叶子上，缀满晶莹的水



珠，男青年不疾不徐地说道：“一盆花在外面放上一夜，肯定会结满露珠，可你们看这盆花，有一滴水珠吗？”

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纷纷把矛头对准那个老汉，老汉灰溜溜地钻进屋子里不敢出来了。

人群散后，陆舫继续跑步，刚跑出没几步，身后有人撵上来，和他并排慢跑着，竟然是刚才那个男青年。陆舫微笑着冲他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行啊小伙子，有两把刷子。”

男青年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班门弄斧，让你见笑了。”



陆舫微微一怔，只听男青年说道：“我不仅喜欢推理，还喜欢观察，刚才我注意了每个人的表情，一般人是真的辨不出谁在说谎，但你明显不一样，从你的表情和眼神里，就能够看出来，你胸有成竹，洞悉一切，可你又不像我那样沉不住气，所以我才会对你充满好奇。可否冒昧问一句，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？”

陆舫不答反问：“推理每一件事，观察每一个人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爱好？

男青年说：“因为我是写推理小说的，这也算是职业习惯吧。对了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”

陆舫对男青年印象不错，就报出了真实身份，男青年又惊又喜：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探陆舫？我听过你很多的传奇故事，还在我的小说里借鉴过你的破案手法，能遇到你真是三生有幸！”说着，他热情地伸出手，“我叫林丘，很高兴认识你！”

两人一边慢跑一边闲聊，聊得颇为投机，林丘想起什么似的说道：“我刚写了一部推理小说，烧脑程度和破解难度很高，我给很多朋友看过，没人能猜出凶手是谁，也没人能看出作案手法。好不容易遇到你这个大行家了，说什么也得让你

的法眼鉴定一下！”

让一位重案组组长去破解一部推理小说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，陆舫笑了笑没说话，但林丘不知是太有自信还是太没眼力见，当场就开始讲述那部小说的情节。

让陆舫没想到的是，这部小说情节扑朔迷离，作案手法高明，凶手隐藏很深，他一时半会儿竟然参详不透。看到陆舫皱眉不语，林丘乐坏了，说道：“推理小说说穿了就是跟读者的头脑较量，连你都猜不出来，我就彻底放心了，要不要我揭开谜底？”

陆舫摆摆手说道：“我可没有普通读者的权利，猜不出来就直接跳到结尾，将来真要遇到这种犯罪手法怎么办？”说到这儿，陆舫瞄了眼手表，“我得去上班了，随后跟你联系，你住哪儿？”

林丘说道：“我不是石城人，家在外地，平时到处漂泊，寻找素材和灵感，我目前住在红叶宾馆，301 房间，随时恭候大驾光临。”

陆舫苦思了整整一天，才一步步抽丝剥茧，解开了小说中的谜题，他不得不对林丘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，只有真正的推理天才，才能设计出那种高智商的犯罪手法。

下班后，陆舫来到红叶宾馆，从三层电梯出来，正对的就是 301 房间，他按了门铃后，房间里没有任何动静，猫眼却陡然暗了一下，分明有人在里面窥视自己，最奇怪的是窥视在继续，门却始终没有开，这让陆舫感觉浑身不舒服。

陆舫敲了几下门，门终于开了，出现在陆舫面前的并不是那个推理天才，而是一个中年壮汉，一米七左右的个子，敦敦实实的身板。他冷冷地打量着陆舫，目光中充满警觉。陆舫愣了一下问：“请问林丘住这儿吗？他让我来 301 找他。”

壮汉的普通话听上去非常生硬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你眼瞎了？这是 301 吗？”说完，他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陆舫碰了一鼻子灰，苦笑了一下，重新去看门牌，这才发现，房间号码不是 301，而是 307，有一块没撕净的广告底胶，恰好遮住了 7 上面那一横，加上走廊里光线昏暗，才导致他找错了房间。

陆舫重新找到了 301 房间，见到了林丘，等他道出那部小说的谜底之后，林丘竖起大拇指说道：“我就知道，再高明的犯罪手法也难不倒你，不过能让你这个刑侦高手大费脑筋，我已经对这部小说很满意



了！”

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陆舫谈起刚才误敲307房间门的经过，林丘脱口而出：“你见到那个日本人了？”

陆舫沉吟道：“那是个日本人吗？我听出他汉语不太流利，猜到他不是中国人。”

林丘说道：“我见过他向前台小姐深鞠躬致谢，很像日本人的礼仪，还有一次在走廊上无意间听到他用手机跟人通话，虽然听不懂说的是什么，但能听出是日语。”

陆舫点点头：“你观察得倒是挺细致，这个人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”

林丘说道：“我感觉这个人很奇怪，他整天闭门不出，窗帘在大白天都拉着，神情中总是有种警觉戒备之色，连走路都轻手轻脚的。”

陆舫眉头越皱越紧，忽听林丘哈哈一笑：“也许只是我想多了吧，写推理小说的跟你们警察一样，看谁都有点可疑！”

陆舫告辞出来，走出红叶宾馆时，几乎是出于一种本能，回头往高处看了一眼，他看到了半张面孔和一双眼睛，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正默默地窥视着自己。那双眼睛撞上陆舫目光的一刹那，窗帘就迅速合拢了。

陆舫目测了一下那扇窗户的位置，确定正是307房间，那个日本人为什么要窥视自己？他心里究竟有什么鬼？

陆舫顺着红叶宾馆正对的方向，一路往前走，走出大概一公里路，他看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仿古建筑，招牌是五个鎏金大字：开元古玩城。

## 2.文物大盗

这家古玩城正在举办一场规模很大的秋季展销会，各种古董文玩琳琅满目，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。陆舫在古董鉴赏方面是纯粹的外行，只能看个热闹，他的目光在那些奇珍异宝上一掠而过，却被置放这些古董的底座牢牢吸引。这些底座都是古色古香的根雕，每一件都造型雅致，独具匠心，与上面的古董相互衬托，颇能起到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的效果。

一个白发老者正远远地站在那里，神情严肃地审视着一件根雕，眉头微微皱着，似乎很不满意，他取出一把凿刀，走到根雕面前，俯下身去，仔细地雕琢修改着根雕的某处细节。陆舫很感兴趣，凑过去问了一句：“老爷子，这是您的作

品吗？”

老者睬都没睬他，陆舫讨了个没趣，正准备走开，身后传来一个豪爽的声音：“这不是陆警官吗？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”

一个精明干练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热情地跟陆舫握手，陆舫想起来了，这个人姓高，家里被盗过几件珍藏的古董，是陆舫破获了那个案子，帮他找回了丢失的古董。聊了几句后陆舫才知道，这位高老板现在发展得不错，是这家古玩城的主人。

陆舫指了指那位老者的背影，说道：“那位老爷子是这些根雕的作者吗？脾气好像有点怪啊！”

高老板哈哈说道：“艺术家嘛！都有点怪，你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吗？著名的根雕大师白墨。他为了展示自己的根雕作品，主动找上门来要跟我合作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我带你去看一件价值连城的文物，那可是我们古玩城的镇馆之宝！”

高老板领着陆舫来到一处展台前，只见一件造型古朴的大型根雕底座上，放着一个玻璃罩子，罩子里是一件造型精美的镂空瓷瓶，瓶身上是双鱼嬉水的图案。高老板挥手叫过来一名讲解员，吩咐道：“你给这位客人讲一讲这只瓷瓶的来历和珍贵之处！”

讲解员口齿流利地介绍着：“这只清乾隆御制粉彩镂空瓷瓶，是古代陶瓷中的艺术珍品，历来被皇家珍藏，清末时流落到国外，后来在一次拍卖会上，被一位老华侨花巨资购得，而我们高老板正是这位老华侨的族侄，老华侨把瓷瓶寄存在这里，除了支持族侄的事业之外，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：他想让这件命途多舛的传世珍品，见证今天这个盛世，供世人观瞻，与识者共赏……”

陆舫频频点头，说道：“讲解得很好，老高，你手底下有人才！”

高老板说道：“她入行不久，还需要锤炼，我们这儿最优秀的讲解员叫何洁，她怀孕七个月时，我都没准她的假，一直让她担任首席讲解员，前不久才回家待产，要不然今天就让她给你讲解了……”

陆舫只是说句客套话，没想到高老板是个话痨，絮叨起来就没完没了，陆舫正有点不耐烦，手机响了，接完电话后，他对高老板说：“刚刚发生一起命案，我得赶紧过去，失陪了！”

破获这起命案后，还没等陆舫缓口气，重案组又接到了新的报案，报案者正是开元古玩城的高老板。

陆舫率队赶到后，高老板迎上前来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陆警官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啊，古玩城遭窃了，其他什么都没丢，唯独粉彩瓷瓶丢了，我可怎么向叔叔交代啊！”

陆舫带着手下队员，开始对案发现场进行勘验，两个小时之后，陆舫综合各方结论，向队员们介绍了勘查结果：“这是一起非常专业的盗窃案，具有典型的高科技犯罪特征，作案者用特制工具剪断门锁，进入古玩城，目标明确地盗走那只价值连城的瓷瓶，从入室到离开，大约只有三分钟左右。最关键的是，古玩城的监控系统和报警设备，都遭到电磁脉冲攻击，作案者应当是携带了自制的EMP发射器，这种装置足以让一定范围内的电路彻底瘫痪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无法通过监控，察看到任何有用的信息。另外，作案者经验相当丰富，他全程戴着手套，现场没留下一枚指纹……”

队员们一个个面色凝重，显然是知道遇到了难啃的硬骨头，陆舫环视众人，语气却异常轻松：“作案者的确很狡猾，但他毕竟不是神仙，能飞着进来飞着离开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东西。我们提取了作案者留在现场的脚印，足迹鉴定专家正在紧张地工作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！”

队员们都是行家里手，对脚印鉴定的重要性心知肚明，专家可以根据步伐间距判断出身高，根据脚印深浅计算出体重，作案者的体态特征，也就有了一个大致轮廓。



专家很快匆匆赶到，递给陆舫一份足迹鉴定报告，陆舫看完报告后，交给队员互相传看。他一边踱来踱去，一边轻声自语：“身高一米七，体重七十公斤，体形偏胖，穿四十三码的鞋……”

陆舫眉头越皱越紧，眼神却越来越亮，他忽然掉头便走，同时喊了一声："跟我走！"

队员们莫名其妙，有人问了一句："队长，去哪儿？"

陆舫头也不回，答了一句："红叶宾馆！"

一行人很快来到了红叶宾馆，在307房间前，陆舫又是按铃，又是拍门，房间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等随后赶到的宾馆服务员打开门，才发现房间里已人去屋空。

陆舫和两名队员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，先从地上提取了脚印，交给足迹鉴定专家，这才开始搜查现场，很快找到了部分作案工具和手绘的古玩城内部图纸，在窗台上还放着一架高倍数望远镜，陆舫拿起望远镜放在眼前，一公里外的古玩城尽收眼底。

刚才在看到足迹鉴定报告后，陆舫立刻把作案者的轮廓和脑子里一个可疑者的形象，联系到了一起，这也许只是一种职业的本能，而搜查结果显然让这种直觉再次得到了验证，现在就等那份最关键的鉴定报告了。

鉴定报告很快交到陆舫手中：307房间里的足迹和作案者的脚印，确系同一人所留。

陆舫长长呼出一口气，这起看似深不可测的盗宝案，瞬间便水落石出，有点出乎他的意料，更令陆舫不太习惯的是，他破案一向是靠自己的专业能力，这次却有很大的运气成分，如果不是阴差阳错，在拜访林丘时误闯307房间，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锁定盗宝真凶。

正想着林丘呢，林丘就出现了，他探头往307房间看着，跃跃欲试地想进去，被陆舫拦住了："小林，这是嫌犯的房间，无关者不得进入！"

林丘嬉皮笑脸地说道："我写了那么多推理小说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真刀实枪的场面呢！你就破例让我进去看看吧，说不定我还能帮你们推理出一些线索呢！"

陆舫啼笑皆非地说道："你当这是自由市场买菜呢，还讨价还价的，这是纪律，我哪能带头违反？你就别给我添乱了！"

林丘白了陆舫一眼，说了句不够意思，掉头回自己的房间了。

陆舫查看了红叶宾馆的监控，发现所有楼层的监控都完好无损，唯有307房间所在的三楼，摄像头遭到了人为破坏。陆舫眉头紧皱，陷入了深思。

陆舫从宾馆前台的监控录像里，提取了那个盗宝嫌犯的照片，一面迅速组织警力展开搜捕，一面在公安内网上进行查询。由于怀疑嫌犯是日本人，陆舫还向日本警方提出了配合调查的请求。

嫌犯身份很快查明，系日籍在逃文物大盗山本孤村，山本孤村做过很多惊天大案，不知何时竟然潜入了中国，这家伙也真够厉害，流落异国他乡，不但没有收手，反倒凭着高人一等的手段，盗走了属于中国人的传世奇珍。

重案组成员心里都憋着一股气，发誓要把这个挑衅中国警方的文物大盗抓捕归案。由于山本孤村在盗宝的当天便被迅速锁定，警方得以及时布控，在所有交通要道设卡检查，因此山本孤村并没有机会离开石城，搜捕到他也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
奇怪的是半个多月过去了，警方连山本孤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，这个神秘的文物大盗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
## 3.足迹疑云

连绵秋雨过后，天气终于放晴，从红叶宾馆走出一个瘦弱的男青年，正是那位推理小说作家林丘。他打了一辆车，来到火车站，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，等着火车进站。就在这时，有人坐在了他身边，林丘转头一看，不觉惊呼道：“陆大警官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陆舫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好歹相识一场，你要离开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？”

林丘说道：“你忙于办案，我哪能打扰？对了，那个日本人抓到了吗？”

陆舫说道：“暂时还没有，不过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总有落网的一天。”

林丘说道：“说实话，这家伙还真是个高手，连我都对他有点佩服！”

陆舫笑了笑说：“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山本孤村的确不是省油的灯，但他还不是当了别人的替罪羊？”

林丘微微一惊，看着陆舫说道：“听你话里的意思，难道他不是盗宝之人？”

陆舫说道：“山本孤村的确意在盗宝，只不过有人抢在了他的前头，还把黑锅扣到了他的头上，这就叫一山更比一山高！”

林丘看上去很好奇：“能告诉





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”

陆舫盯着他，冷冷地说：“一位推理高手，一个犯罪天才，这个人是谁，没有人比你更清楚！”

林丘突然沉默了，好半天才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还是低估了你！”

陆舫有些意外：“我并没有直接证据，你完全可以否认。”

林丘苦笑一声：“像你这种刑侦高手，既然已经识破了一个人，顺藤摸瓜，还有什么是查不出来的？唉，没想到费尽心思设的局，就这么轻易被你识破了！”

这下轮到陆舫苦笑了：“轻易识破？你太高看我了。你精心设的这个局，把一大帮专业的刑侦人员都绕进去了。这个局最具有迷惑性的地方在于，山本孤村确实意在盗宝，而作案者留下的脚印，既符合他的基本特征，又和他房间里的足迹完全吻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哪怕福尔摩斯来了，恐怕也会把他锁定为作案者……”

“当然，”陆舫顿了顿说道，“再完美的犯罪计划，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，我还是发现了一些疑点，比如三楼的摄像头被人故意弄坏了，但山本孤村似乎没有这么做的必要，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在房间里进行的，破坏走廊里的监控意义何在？再比如，房间地板上的脚印和作案现场的足迹，确为同一人所留，甚至是穿同一双运动鞋形成的，问题是谁会在宾馆房间里，放着拖鞋不穿，始终穿着一双运动鞋？还有，如果山本孤村是盗宝后才离开的，他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石城，为什么警方全城布控搜查，却连他的一点踪迹都发现不了？”

林丘认真地听着，陆舫继续往下说：“我一直在推敲这些疑点，





却始终不得其解，直到那场突如其来的秋雨，带来了满城泥泞，也赐予了我灵感：我看到一个小伙子，背着他的女朋友，从泥泞中走过，留下两行很深的脚印……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其实脚印也是可以造假的……”

林丘长叹无语，陆舫接着说道：“想通了这一点，再结合那些疑点，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。想到我跟你认识的前因后果和种种巧合，我开始把怀疑的目光落到你身上，我先去调查了那两位因为一盆花而起冲突的老人，果然，他们是被你重金买通的，你跟他们演那场双簧，只是为了制造跟我认识的机会，把我诱入你设好的圈套。好了，接下来，让我推断一下你计划的基本步骤和作案过程……

山本孤村觊觎宝物，却不知早被你窥破意图，你用一部推理小说作饵，把我引入红叶宾馆，事先用广告底胶将 307 变成 301，让我误敲山本孤村的房门，在跟我见面交谈时，又有意透露山本孤村的可疑之处和他的日籍身份。你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将这个文物大盗纳入我的视线，让我在古玩城失窃案发后，能第一时间想到他……

你计划的第二步，就是嫁祸给山本孤村，你的身高和山本孤村基本一致，但比他瘦弱不少，体重至少轻三十斤左右，鞋码也小两号。于是你身缚三十斤的重物，穿上大了两号的鞋子，进入作案现场，盗走粉彩瓷瓶，留下伪造的脚印。

当然，足迹鉴定法是一门体系完整的学问，每个人的步伐特征和行走规律都不一样，鱼目混珠还可以，以假乱真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抓到山本孤村，提取他的脚印，经过鉴定对比，很快就能判断出真伪，所以你计划的第三步，就是让山本孤村彻底消失。据我估计，山本孤村做贼心虚，他既有案底在身，又在房里藏着作案工具，你只要雇人假扮警察，去敲他的房门，就能将他惊得跳窗而逃了。也难怪警方遍搜全城也找不到他，只怕案发之时他早就逃到千里之外了……

然后你进入了山本孤村的房间，先擦洗干净他原先的足迹，再留下和作案现场一致的脚印，计划的最后一步就完成了，你成功地将警方引入了歧途。为了避免三楼的监控拍下关键内容，你提前弄坏了走廊里的摄像头……”

陆舫讲完后问林丘：“这就是我的全部推断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”

林丘叹道："就像你亲眼所见一样，我现在只想说一句话：既生瑜，何生亮……"

陆舫正色道："你这方面的才能，绝对不在我之下，只不过你忘了一件事：邪恶永远无法战胜正义！"说到这儿，陆舫的语气里，有了痛心疾首的味道，"像你这样的推理天才，干什么不好，为何非要用自己的才能去犯罪？"

林丘淡淡一笑："在悬崖间走钢丝的生活，本来就是我想要的。我设定这个计划，其实有两个目的：一是拥有心仪已久的珍宝，二是挑战心目中的警界传奇。可惜啊，两个目的都没达到，败在你手里的同时，我连真正的粉彩瓷瓶都无缘一见！"

陆舫大吃一惊："你说什么？"

林丘一字一句说道："我盗走的那只粉彩瓷瓶，早就被人偷换成了一件赝品！"

## 4.迷雾重重

林丘带着陆舫来到一片树林，挖出那只瓷瓶。陆舫接过那只精美无比的镂空瓷瓶，拿在手里反复观看着，实在看不出这只瓷瓶跟自己那天在古玩城见过的真品瓷瓶，有什么区别。

林丘苦笑一声："如果这么看，就能看出是假货，我就不会上当了。制造这件赝品的是绝顶高手，除非是专业的鉴定人士，才有可能用肉眼辨出真伪，连我都需要用放大镜反复察看每处细节，才能确定这是一件赝品。"

陆舫把林丘押送回去后，找来多位古董鉴定专家，对这件瓷瓶进行了专业鉴定，结果印证了林丘的判断，这是一件精心打造的高仿赝品。陆舫开始重新分析这桩扑朔迷离的奇案，他首先产生了一种怀疑：古玩城内这只粉彩瓷瓶，是否本身就是一件赝品？但这种可能性很快被排除，高老板告诉他，粉彩瓷瓶摆上展架之后，曾有一批全国知名的文物鉴定专家组团前来参观，如果瓷瓶不是真品，很难逃过专家法眼。

问题是除了林丘夜盗这一次，古玩城从来没有在晚上被撬过门，当然也不可能进过人，也就是说，以赝品换掉真品，肯定发生在白天。那么，究竟是谁，竟有如此手段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干出偷天换日的勾当？

陆舫去查看了监控录像，却什么线索也没找到。监控虽然二十四小时运转，但在古玩城并未出现状

况时，是没人会去细看监控录像的，最要命的是为了节省储存空间，这种监控的内容都是七天自动覆盖。也就是说，以假换真一周之后，监控录像里就无迹可寻了。

陆舫详细了解了这次古董展销会的防盗措施，高老板告诉他，他们采取的是内松外紧的防范方式，展销大厅里并无专人盯守，但古玩城有内外两道门，门前都会设卡检查，要瞒过所有人的眼睛，携带一只偌大的瓷瓶进出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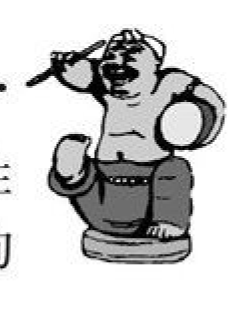
陆舫和队员们分析了整个案情后，一致认为内部作案的可能性最大，不过即便是古玩城的员工，也是需要通过两道门检的，想盗走瓷瓶，没有门卫配合，同样难以办到。现在看来，嫌疑最大的就是那几名负责把关的门卫，难道真的是他们串通一气、监守自盗？

专案组对那几位门卫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，很快排除了他们的作案嫌疑，这几个人都是退伍军人，有的还因为见义勇为受过表彰，私下里也没有太多来往，串通作案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。案件的侦破工作，似乎陷入了一个死胡同，陆舫像是置身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看不到一点光亮。

这天上午，陆舫再次来到古玩城，希望能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

经过一间敞着门的办公室时，陆舫听到几位讲解员在讨论相关知识，女孩们似乎产生了意见分歧，分成两个派别，谁都不肯让步，其中一个女孩不服气地说："我现在就给何姐打电话，让她来当裁判，何姐的水平你们总不敢怀疑了吧？"另一个女孩说道："还是





别打扰何姐了，她都快生了。”

陆舫眉峰立起，眼前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，照亮了笼罩一切的黑暗。

陆舫找到高老板，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你此前跟我提过那位首席讲解员，我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听过也就忘了，现在我想详细了解一下她的情况！”

高老板怔了一下：“你是说何洁啊？她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讲解员，现在这批讲解员，差不多都是她带出来的，她一直挺着大肚子工作，一个多月前我才准了她的假。”

陆舫眼神发亮，以拳击掌道：“就是她了！”

高老板吓了一跳，失声道：“陆警官，你是说……”

陆舫自信满满地说道：“一定是她，只有一个假冒的孕妇，才有可能瞒天过海，揣着那只瓷瓶进出，却不引起他人的怀疑，何况她又有工作的便利，能很方便地偷梁换柱！”

高老板声音都结巴了：“假冒的孕妇？我看着不像啊，她从刚怀孕到快生产，一直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工作，难道她能装这么久？”

陆舫沉吟道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这个人的心机未免也太深了。老高，你把和她关系不错的女性员工都找来，我要一一询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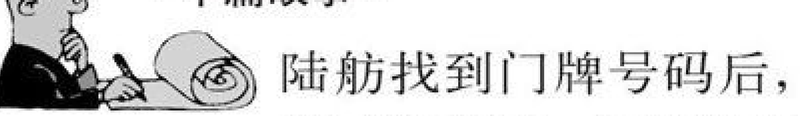
陆舫的判断很快遭到了打击，有多位员工告诉他，何洁的怀孕肯定不是假的。其中一位跟何洁关系最好的女孩说道：“何姐是个苦命人，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，母亲过世之后，更加孤苦伶仃，也不知遇到了哪个负心汉，她整天挺着个大肚子，连个照料她的人都没有。我看她不容易，经常过去照顾她，有时还会陪她去洗澡。我亲眼见过她的肚子，你们千万不要冤枉好人啊！”

难道自己又一次判断失误？陆舫很快否认了这种想法，就算何洁怀孕是真的，也不等于这个孩子一定能保住，也许何洁中途已经流产，她瞒着所有人，只为伺机作案。

陆舫甚至有一个更残酷的推测，为了得到这件价值连城的珍宝，何洁完全有可能打掉这个胎儿，制造掉包机会。也许这种想法有些不近人情，但陆舫从警这些年，经历过太多匪夷所思的事，他深知在物欲的魔力面前，人性是多么靠不住。

陆舫问清何洁的住址后，带上一名女警，坐着警车直奔何洁家。

何洁住在一幢老式筒子楼里，




陆舫找到门牌号码后，敲了半天门，门都没有开，身后的门却开了，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探身出来。为了不引人注目，陆舫和女警都穿着便装，老人显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，问道："找何洁？你们是她的朋友？"

陆舫点点头："老人家，何洁不在家？您知道她去哪了吗？"

老人说："她前几天肚子疼，去医院了，还是我陪她一起去的。这妮子也怪可怜的，眼看快生了，连个照料她的人都没有。"

陆舫问清是哪家医院后，带着女警离开了。两人刚下楼，身后传来呼唤声，那位老人拎着一篮鸡蛋赶上来，边走边说："你们有车吧？带上我行不？我也想去看一看何洁那妮子！"

陆舫很客气地说："没问题，我们的车就在前面。"

当老人看到那辆警车时，一下子呆住了："你、你们是警察？"陆舫点点头。

## 5.爱恨交织

很快，三人来到了医院。老人先走进病房，拉住何洁的手慰问一番后，说道："小洁，你还有警察朋友啊？我就是搭他们车来的，没想到还能尝尝坐警车的滋味。"

何洁这才注意到门外的陆舫，陆舫走进病房，出示证件后说道："我们有一个案子，需要你的配合。"他简单说明情况后，让女警检查何洁的孕肚，然后离开病房，找到主管医生，查看了何洁的住院病历，没发现任何问题，病历上详细记录了何洁的各项检查信息。

陆舫刚回到病房门前，那位女警便迎上前来，说道："队长，我检查过了，她确实有孕在身！"

陆舫点点头，走进病房，对何洁说："为了侦办这起案件，我们排查了很多人，你只是其中之一，希望不要介意。你是古玩城的骨干员工，好好想一想，在平时的工作中，有没有发现过什么可疑的情况？"

何洁低头思索着，陆舫耐心等候着，何洁突然眉头紧皱，用手捂住了肚子，呻吟道："我肚子又疼了，没办法想啊。"

陆舫说道："那好，我就不打扰了，希望你平安分娩，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，再见！"

坐在警车里，陆舫面沉似水，他满以为这次找到了正确的方向，没想到再次一头撞到了墙上。他闭上眼睛，促使自己冷静下来，开始



回忆在医院时的每一个细节，长期以来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，经常把已经发生过的事，在脑子里重新过滤一遍，看看会有什么疏漏。

陆舫蓦地睁开眼，眼睛中有光芒闪烁，他挥手吩咐警车司机："掉头，去古玩城！"

在重新分析那些细节时，陆舫突然意识到一件事：何洁作为一名优秀的讲解员，无疑应该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可是刚才跟他交谈的那个何洁，普通话却着实不怎么样，夹杂着不少方言，当时自己没有多想，现在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

陆舫让高老板找来何洁的工作照，当他看到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后，不由暗呼一声侥幸：险些又上了一次当！

很快，陆舫再次敲开那位老人的房门，神情严肃地说道："帮着涉案者欺骗警方，你知道这种行为是什么性质吗？那是要判刑坐牢的！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怎么能干这种糊涂勾当？"

老人一下就慌了，带着哭腔说道："小洁让我帮她一个忙，我哪知道有那么复杂？我是个病秧子，小洁平时没少照顾我，她提一次要求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？"

陆舫说道："你应该知道她躲在哪儿，我现在就要见她！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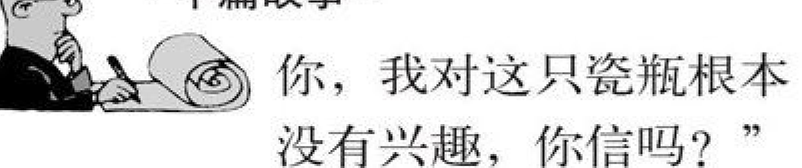
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冷冷的声音："这件事和丁姨没关系，有什么冲着我来吧！"陆舫闻声回头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。陆舫的目光一路往下，落到她平平的腹部上。

审讯室里，何洁低头坐着，表情透出冷漠。陆舫打破了沉默，说道："你玩的这出障眼法看似简单，却极具欺骗性，且不说有对门邻居帮你演戏，办住院手续也是要身份证的，连病历上都是何洁这个名字，试问谁能想到，病房里那个女人，会是假冒的？我只是有些好奇，你从哪找来一个同名同姓的女人？而且她还必须是个待产的孕妇！"

何洁淡淡说道："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想找到一个和我同名的孕妇，帮我演一场戏，并不是很难的事。"

陆舫沉吟道："话是这么说，但你必须提前谋划和布置，等我怀疑到你时，你肯定来不及再找人，也就是说，一切都在你预料之中，偷梁换柱时你已经提前把后路安排好了，为了谋夺这只粉彩瓷瓶，你真是煞费苦心！"

何洁冷冷一笑："如果我告诉




你，我对这只瓷瓶根本没有兴趣，你信吗？”

陆舫微微一怔，反问道：“你认为我会信吗？”

何洁的冷笑声越来越高，渐渐变成歇斯底里的尖笑：“你们不是已经去起赃了吗？等你见到这只瓷器现在的样子，就不会怀疑我的话了！”

听何洁这么一说，陆舫心里立刻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追问何洁把瓷瓶怎么样了，何洁惨笑着说道：“它依旧很美，可惜已经成了美丽的碎片！世上再也没有这样的粉彩瓷瓶了！”



陆舫愤怒了，他拍着桌子，质问何洁：“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”

何洁突然如同阴魂附体，全身散发出一股冷飕飕的气息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视若生命的爱情竟然是一件赝品，我最珍视的东西被他击得粉碎，我就要让他品尝到同样的滋味，我要让他费尽心思得到一件赝品，我要亲手毁掉他最想得到的东西！”

原来，何洁在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，父亲背叛了婚姻和家庭，这使得她对爱情有种本能的抵触，直到一个温情脉脉的男子出现在她的生命中，才让她建立起对爱的信心，飞蛾扑火般投身进去。

直到有一天，男子不辞而别，留下了一封信，信中坦陈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是一个隐藏的文物大盗，接近何洁并非出于爱情，而是别有居心。他得知一件心仪已久的瓷瓶，传到了这家古玩城中，却又查不出它具体的藏身之地，于是他戴着爱情的假面具登场，骗取了何洁的芳心，试图借助何洁讲解员的身份，打开突破口。最终，何洁全心全意的爱，让这个居心不良的男人感到

惭愧，他不忍再继续欺骗下去，选择了不告而别。

何洁恨透了这个爱情骗子，可深陷在仇恨中的她，却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，何洁还在古玩城的展销会上担任讲解员，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正是那个让她由爱转恨的男人。看来他并没有放弃，粉彩瓷瓶放上展架，让他终于找到了机会。

回家的路上，何洁心神不定，摔了一跤，不但孩子没保住，还差点把命丢了。躺在病床上，她咬着牙发誓，一定要报复那个男人，狠狠地报复！

何洁酝酿了一个惊天计划，她隐瞒了已经流产的事实，每天伪装成有孕之身，出入古玩城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怀揣一件赝品进入古玩城，趁没人时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替换掉粉彩瓷瓶，事后，还将瓷瓶摔了个粉碎。

听完何洁的讲述，陆舫的脸上充满悲悯之色，这个被爱欺骗被恨扭曲的女人，在疯狂报复的同时，自己也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至于那个男人，陆舫从何洁一开始讲述时就听出来了，他就是那个推理天才林丘！

就这样，传世奇珍成了一堆碎片，见者无不痛心疾首，高老板捧着那堆碎片，号啕大哭道：“我可怎么向叔叔交代哟……”

陆舫劝了几句，没什么用，只好转身离开了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隔了不到一天，高老板便兴冲冲地找来了，一见面就说：“陆警官，专家鉴定了那些碎片，竟然也是赝品！”

## 6.真相大白

陆舫侦破过多少件疑难案件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，但眼下这桩案子，实在是平生未遇。这古董疑案如同套娃，脱掉一层，还有一层，谜底不知藏有多深。

不过，以陆舫丰富的办案经验，很快就再次找到了突破口，那些碎片拼凑粘贴起来后，还原成一件极其逼真的赝品，和林丘盗走的那件赝品不相上下。陆舫敏锐地意识到，两件赝品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，那么在何洁动手作案之前，用赝品换掉正品的人，很可能就是给她提供赝品的那个人。

陆舫重新提审了何洁，让她交代她那件赝品的来历。何洁告诉陆舫，在南方有一家很大的文物市场，那里有人专职制造各种文玩书画的





赝品，自己就是在那里高价购得这件高仿瓷瓶的。

陆舫带着一名古董鉴定专家，赶到那家文物市场，定制了一件粉彩瓷瓶的仿品，可是当赝品拿到手时，连陆舫这个纯粹的外行也能看出来，这件瓷瓶的逼真程度比那两件赃物差远了，鉴定专家更是连连摇头，直言不讳地说："赝品也分等级，你这个只能算下等！"

店主一听急了："乾隆御制粉彩瓷器啊，知道仿造难度有多高吗？能做成这样已经很难得了，你转遍整个文物市场，要能找到比我造得更好的，我双倍退你钱！"

陆舫和专家对视一眼，从背包里取出一只粉彩瓷瓶，正是林丘盗走的那件赝品，陆舫盯着那位店主说道："你看这件赝品，和你的作品相比如何？"

店主顿时惊呆了："这、这是赝品吗？我怎么看着像正品？"他接过那只瓷瓶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台面上，用放大镜仔细观看，越看脸上汗流得越多，不住赞叹，"竟然有人能把赝品仿造到这种程度，我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！"

这下陆舫明白了，何洁显然撒了谎，这种级别的赝品，显然不是出自这家文物市场。陆舫问道："我想打听一下，你们这个圈子里，有没有人能造出这种赝品！"

店主答道："我认识的人里肯定没有，至于听说过的人里嘛，据说梅云鹤梅老爷子，是这方面的顶尖高手，能造出足以乱真的赝品。"

陆舫追问："你知道这位梅老爷子住哪儿吗？我想去拜访他一下！"

店主有点不耐烦了："我哪知道啊？你们还有别的事吗？别挡着我做生意啊！"

陆舫出示了警官证，要求店主全力配合。几个小时后，店主回来了，赔着笑对陆舫说道："我打听遍了，没人清楚梅老爷子现在的下落，倒是有人知道他老家在哪儿，当时他早已隐退多年，那人去他老家请他出山，不料老爷子非但没答应，反倒离开老家，从此不知所踪……"

陆舫连夜启程，赶到梅云鹤的老家，几间老屋已经彻底荒废，四周长满了齐膝的荒草。在老屋后面的那座山上，陆舫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山上有很多树坑，里面的树根有的被连根刨走，有的被拦腰锯断。

陆舫蹲在地上，察看着那些树

坑，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，似乎悟到了什么。

陆舫刚回到古玩城，高老板便心急火燎地迎上前来，咧着嘴巴说道："我刚得到消息，我叔叔坐飞机抵达石城了，一会儿就赶过来，这可怎么办好啊？要让我叔叔知道粉彩瓷瓶丢了，心脏病都得发作了！"

陆舫说道："你先别急，我这会儿要去见一个人，那位根雕大师白墨！"

高老板不解地问道："你急着去见他干吗？"

陆舫缓缓说道："因为他是一把钥匙，能打开所有症结的钥匙！"

陆舫推开白墨工作室的门，只见一个白发老者，正在一件树根上埋头雕琢着，过了好半天，他终于抬起头，对陆舫说了一句话："我等你很久了……"

那边，高老板守在古玩城门口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乱转，老华侨的车队出现在视线中，高老板发出绝望的哀叹："完了、彻底完了……"

就在这时，陆舫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接完这个电话后，高老板飞一般奔进古玩城，一边跑一边激动地喊着："没丢，粉彩瓷瓶根本没丢……"

粉彩瓷瓶重见天日，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在众人的前呼后拥下，老华侨动情地盯着那只瓷瓶，仿佛见到了久违的亲人。

而在那间摆满根雕的工作室里，陆舫还在和白墨交谈着："那些被带走的树根，显然是用来做根雕材料的，我当时一下就想到了你，同时意识到一件事：你就是那位梅云鹤！"

白墨发出一声感叹："我这辈子在事业和感情上都走了弯路，沉溺于古董仿造之术，只为追随大师





巨匠的脚步，到头来却便宜了那些文物骗子，为他们制造了欺世谋利的工具，所幸我还有收手的机会，改投了根雕这门冷清的艺术。可感情上铸下的大错，就很难挽回了，当初我背叛了婚姻和家庭，女儿恨我入骨，发誓永不相认，甚至改随了母姓。我知道，在何洁心目里，已经没有我这个父亲了！”

陆舫接上话茬：“可你深爱着这个女儿，你跟古玩城合作，无偿为文物制作根雕，真正的目的，是为了接近何洁，对吗？”

白墨叹道：“没错，尽管她视我为无物，看都不肯看我一眼，但只要能离她近一点，我心里就很宽慰了。没想到有一天，女儿主动来找我，她为了报复那个年轻人，要偷梁换柱盗走瓷瓶，但她高价定制的赝品，又远远达不到以假乱真的效果。这孩子完全丧失了理智，竟然用自己的性命要挟我，逼我给她制造赝品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不答应她吧，以她那种走火入魔的状态，恐怕真的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；答应她吧，那无疑是在她滑向犯罪深渊时，用力推了她一把……”

陆舫微笑道：“你用自己的智慧，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，既保护了这件传世奇珍，又减轻了女儿的罪责！”

白墨点点头说道：“我也是苦思良久，才想出了这个办法，我根据那只瓷瓶的造型和风格，精心打造出一件真正的根雕杰作，两者达到了珠联璧合的效果，我用这件新的根雕，替换了原先的底座，别人都认为我追求完美，哪知道我是别有居心？这件根雕底座已被我凿成空心，里面藏着一只粉彩瓷瓶赝品。我抢在何洁行动之前，移花接木，偷龙转凤，把真品藏进根雕，把赝品摆上底座……”

几天之后，陆舫去看守所和林丘见了一面。听完他的讲述，林丘一声长叹：“我负她太多，这辈子是无从回报了。”

陆舫对林丘说：“我还要告诉你两件事：山本孤村不久前也落网了，每个人都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，不管他的手段有多高明；还有，那位老华侨做出了一个决定，要把那件瓷瓶捐献给国家，也许这个结果能让你醒悟，这世上最有意义的事，不是独占你想要的东西，而是把你心目中最美好的东西，和更多的人共享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杨宏富）



故事会微信号：story63，欢迎添加故事会微信，参与互动！

· 神探夏洛克 ·

## 谁偷了宝石

埃默里夫人是一位宝石商人，今年，轮到她来主持新宝石展销会，夏洛克探长也受邀前来参加。会上，夏洛克注意到珠宝商们的穿戴都很特别，有个人穿了一件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衬衫，有个人穿了一身运动装，还有个人穿的袜子竟然是一只褐色、一只蓝色的。

埃默里夫人认真介绍了展销的宝石，她还特意把自己精心准备的一颗绿宝石放到了一些人造蓝宝石、石榴石、鸡血石的中间，想以此衬托出它的光泽，卖个好价钱。正在这时，街上突然传来了非常强烈的撞车声，在座的人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了过去。仅仅几秒钟，等埃默里夫人回过头来，发现桌上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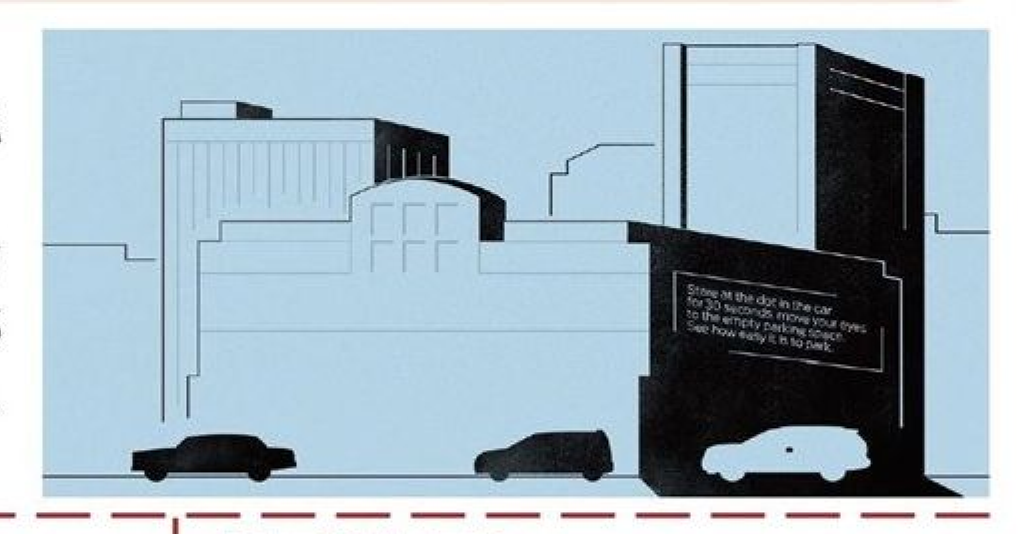
夏洛克赶紧联系了警局，并去现场察看了一番，他猜想，街上的撞车事件一定是为了转移视线。很快，夏洛克就在一条街道上找到了一个布袋，里面是闪闪发光的人造蓝宝石、石榴石和鸡血石，唯独没有那颗绿宝石。

夏洛克琢磨了一会儿，忽然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我知道窃贼是谁了。”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夏洛克是如何推测出窃贼的吗？

**超级视觉　寻找停车位**

你试过仅凭眼睛，就能把一辆车“停”到规定的地方吗？来试试看吧：盯住白车中间的黑点，30秒之后，把目光挪到两辆黑车中间，会发生什么呢？



**思维风暴**

情人节要到了，女孩买了一双鞋准备送给她的男朋友。朋友提醒她，送鞋子代表远离，是表示分手的意思。这可怎么办？你能给这位女孩想一个比较好的寓意解释吗？（答案不是唯一的哦！）

**想知道答案吗？**

1.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。
2. 您可登录http://t.cn/R0jdNNu。
3. 购买2018年1月上《故事会》。



动感地带，与您不见不散！上期答案见本期P58。






## 暗恋

毕业后多年，女孩收到了他的结婚请柬。犹豫再三，她还是决定去赴约。

在婚礼现场，他变得风度翩翩，十分健谈。他的新娘也很美丽。女孩心里一阵伤感，如果当年自己没有离开，那么站在他身旁的是不是就是自己？

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女孩还是走过去给他送去祝福：“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变了好多，记得那时你没这么健谈，跟喜欢的人说话总是结巴。”她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没想到现在跟新娘说话这么流利，爱情的力量真伟大！”

他听完后，脸马上红到了脖子根，说：“真……真……真的吗？”

女孩愣了愣，突然泪流满面，不能自已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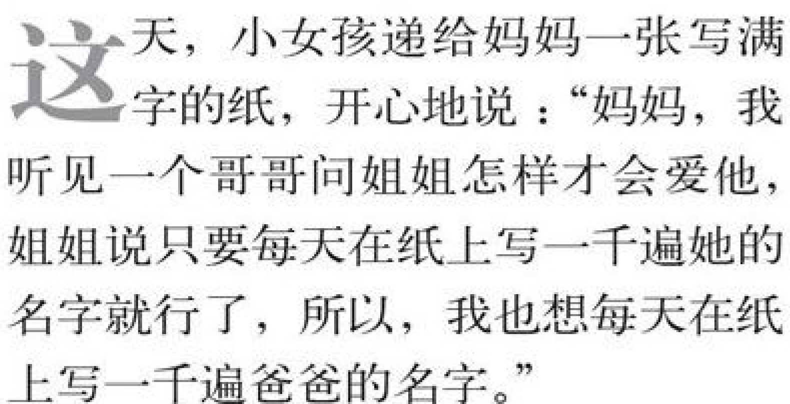
## 盒子

毕业后，女生决定要到美国发展，临行前，男生送给女生两个盒子，说：“如果决定离开，就打开第一个盒子；如果决定留下，就打开第二个盒子。”

女生接过两个盒子，最终她打开了第一个，里面是一张机票。

坐在飞机上，女生好奇地打开第二个盒子，泪水顿时夺眶而出，里面是两张机票和一张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若为我留下，我愿随你去远方。

## 名字



这天，小女孩递给妈妈一张写满字的纸，开心地说：“妈妈，我听见一个哥哥问姐姐怎样才会爱他，姐姐说只要每天在纸上写一千遍她的名字就行了，所以，我也想每天在纸上写一千遍爸爸的名字。”

“傻孩子！”女人抱住小女孩，哭道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爸爸名字的？”

“这里。”小女孩打开抽屉，指着里面说，“上次爸爸把名字签在上面了。”

女人顺眼望去，只见里面躺着一

张离婚协议书。

## 照片

我因车祸而失明，尽管后来交了个女朋友，但我从不知道女朋友长什么样。

那年，她得了胃癌，临终前，她将眼角膜移植给了我。

我恢复光明后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的照片，然而我只找到她留给我的一封信，信里有一张空白照片，照片上写有一句话："别再想我长什么样，下一个你爱上的人，就是我的模样。"

## 灰尘

据说，还在松山城中时，就曾经有人劝说洪承畴投降，被他坚决拒绝。那么这个铮铮铁汉为何后来又改了主意呢？洪承畴被押解到盛京后，关在皇宫内的三官庙里。他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，每天披头散发，光着脚，不吃不喝，对皇太极骂不绝口。皇太极不仅不生气，还动员了盛京城中所有能动员的力量前去劝降，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范文程。

范文程面对洪承畴的暴跳如雷，不但不恼怒，反而和风细雨地与之谈古论今，让洪承畴不得不反思：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人就怕冷静，就怕想到值不值，一旦从牛角尖中钻出来，发现天地之大，就不会一心求死了。

恰在这时，积在房梁上的灰尘飘落下来，落在了洪承畴的衣服上，洪承畴不由自主地用手轻轻掸去。这个细微的动作被范文程看在眼中，他暗自一笑，随即告辞出来，径直向皇太极禀报："承畴不会死，这种时候，他连衣服尚且爱惜，何况生命呢！"

## 叹气

有一次，我给妈妈打电话，讲了很长时间的话。

挂了电话后，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妈妈又打电话过来问："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怎么听你一直唉声叹气的，是跟那女孩分手了？"

我顿时哭了。这世上，只有爸妈才能听得出孩子那不经意间的一声叹气……

细节，故事之灵魂。本刊推出全新栏目"细节"，意在讲述和传播有细节亮点的小故事。若您看到或听到的故事里有令人难忘的闪光细节，有以小见大的人生智慧，欢迎推荐给我们，篇幅在600字以内。来稿一经采用，即致稿费。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：zhong98305@sina.com。







# 家书

■ 薛兆平

耿局长退休后，跟儿子女儿说要到乡下租套房子养老。儿子说："那怎么行？让人笑话。"女儿说："是嫌闺女我不孝顺？"耿局长笑而不答，知道他俩也就是嘴上说说，根本没时间管自己。儿子搞房产，是经理，忙；女儿开美容院，是院长，更忙。

没几天，耿局长收拾好东西，和老伴去了距城区二十公里的一个小山庄，他早早地在那里租下一个农家院。退休前，他偶然去过一次，一眼就相中了。院子不大，清一色石板垒砌，乡居味十足。老两口住进去，悠闲地过起农家小日子。

耿局长只说到乡下养老，却没有告诉一双儿女具体去了哪里，而且一到乡下连手机都不用了，把耿经理、耿院长急得不行。他们发动一切能发动的力量"找爹"，半个月过去仍是一点消息也没有。

这天，耿院长给耿经理打电话："哥，要不咱报警吧？"

耿经理没好气地说："报什么警，还嫌不够出丑？"

耿院长着急地说："那怎么办？都半个多月了，你就不怕出事？"

耿经理叹了口气说："唉，再找找吧。老爷子精明能干，见过世面，出不了事。"

又过了三天，依然没有消息。耿院长沉不住气了，把美容院的事安排好，就直接跑到耿经理的办公室。耿经理正在开会，被妹妹喊出

来有些不耐烦："我这儿有个紧急会议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会儿！"

耿院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生闷气，闲极无聊，开始翻看桌上的东西。右手边有一堆尚未开启的信件，她挨个信封扫一眼，突然发现一个普通信封上有熟悉的笔迹——父亲的字！

耿院长一把抓起，仔细一看，果然是父亲写给哥哥的信。她迫不及待地拆开，信上说："我给你俩分别手写了一封信。我估计啊，你们忙得连信都看不到。等你们看到了，也就找到我了，也就找到亲情了，也就找到自己了。老爸工作了一辈子，就悟出了这么一点道理，希望对你们有用吧。我和你妈在乡下挺好的。"从邮戳上看，寄信日期是十八天前。

耿院长急忙掏出手机，给美容院办公室秘书打去电话："有没有一封手写的信？"

秘书回道："有的有的，是有一封手写的信。现在业务信件都是电脑打印的，所以那封信我印象很深。我记得两周前就放您办公桌上了……"

（推荐者：兰　馨）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（题图：孙小片）



·新传说·



# 寻找王喜来

■滕　飞

张老汉住在城郊，最近村里进行旧村改造，他就到城里的儿子家暂住。

这天，张老汉正独自坐在楼下发呆，忽然来了一个邮递员，拿着一封信问他："大爷，这单元有个叫王喜来的吗？"

张老汉摇了摇头，说："我刚搬来，不认识这个人。"

邮递员向楼上望了望，无奈地说："唉，这地址只写到单元号，让我怎么找？算了，实在不行就以地址不详给退回去。"

张老汉听了，凑上去看了看，只见信封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，地址栏果真只写到单元号就没有了，而寄信地址是云南的一所希望小学。

张老汉心想这么退回去太可惜了，便说："小伙子，我儿子在这儿住了六七年了，要不你把信放下，等他下了班，我让他帮着送去。过两天你再来看看，如果找不到再退回去怎么样？"邮递员一听欣然同意，就把信交给张老汉了。

到了中午，儿子下班回来后，张老汉就让他帮着把信送去。谁知儿子一听就愣了，说："我连对门叫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哪知道谁叫王喜来？"接着他又劝张老汉不要多管闲事，快点把信退给邮递员。

张老汉不满地白了他一眼："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这邻里之间帮

个忙怎么能叫多管闲事呢？”见支使不动儿子，张老汉决定自己去找邻居打听，可听儿子说这单元的住户大都早出晚归，中午很少有人在家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，找来纸笔，把送信的事简单写了写，让王喜来看到告示后到自己家来取信，然后把告示贴在了单元门口。

谁知张老汉在家一连等了两天，也没等到这个王喜来上门。张老汉纳闷了，难道是信的地址有误，王喜来不住这个单元？

这天晚上，儿子在单位加班，张老汉吃过晚饭后，到楼下一边溜达，一边等儿子回来。看到黑乎乎的单元门时，他突然想到，这个王喜来会不会加班回来晚，黑灯瞎火没看到告示？

张老汉越想越觉得有可能，他抬头望了望，发现这个单元的住户大多已经亮起了灯。于是张老汉决定找邻居打听打听，这个单元到底有没有一个叫王喜来的。

他先来到一楼东户，抬手敲了敲门。不一会儿，就听到里面有人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，可能是透过猫眼看了一会儿，接着警惕地问：“谁？有什么事？”

张老汉连忙说是楼上的邻居，里面的人迟疑了一下，并没有开门，依旧问有什么事。张老汉隔着门很别扭地把事情说了一遍，然后问他认不认识这个王喜来。里面的人毫不犹豫地说不认识。张老汉呆了呆，又试探着问对门叫不叫王喜来，那人想了一下，说：“我还真不知道对门叫什么，你自己去问问吧。”

张老汉不由得摇头苦笑，只好再去敲对面的门。和东户一样，这家也没开门，只是隔着门问明白什么事，然后冷冰冰地说不认识。

这时候，张老汉的儿子下班回






来，正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连忙上前拦住张老汉说：“爸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张老汉一肚子委屈地说：“我这不是想找王喜来吗？可这些邻居怎么跟防贼一样，连门都不敢开，好像我是骗子似的！”

儿子没好气地责备他：“你大晚上的去敲人家的门，人家又不认识你，当然得提高警惕了。”

张老汉一听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像你们这么个警惕法，在一个单元住一辈子也不见得能认识！”

见张老汉犟脾气上来了，还要挨户敲门去问，情急之下，儿子突然想到，物业那边有业主名单，到那儿能查到具体门牌号，他跟父亲一说，张老汉这才罢休。

第二天，张老汉一大早就跑到物业去查，果然查到王喜来就住在他们单元六楼西户。

张老汉拿着信去敲门。一个老头在里面问：“谁？”张老汉大声说：“你叫王喜来吧？咱是一个单元的邻居，我是来给你送信的。”

一个瘦瘦的老头开了门，看了看信，热情地把张老汉让进屋，给他冲水沏茶。张老汉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跟老头抱怨寄信的人连地址也没写全，害得邮递员差点退回去。

老头告诉他，自己资助了一所希望小学的几名学生，有时会给他们寄一些学习用品。怕他们写信耽误学习，所以嘱咐孩子们不要给他回信，还故意把地址只留到单元号，没想到还是有孩子给他寄了信。

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张老汉弄明白以后，不由得埋怨起老头来：“既然孩子已经把信寄来了，我在咱单元门口贴了好几天告示，你怎么不找我取信呢？害我这一通好找！”

老头听了赶紧解释道：“老哥，我是一个人住，平时很少下楼，买菜都是买一个多星期的，最近几天都没下楼，所以没看到你的告示。”

听了老头的解释，张老汉呆住了，过了半晌才感慨道：“现在的人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愿意把自己关起来呢？光说要建设和谐社区，邻里之间都不熟悉，这社区怎么能和谐？”

突然，张老汉一把抓起老头的手，说：“走！别在家待着了，端着茶壶，跟我到楼下摆上棋盘杀两盘去！和谐邻里，就先从咱俩做起吧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（题图、插图：孙小片）



# 老将出马

■ 时海潮



如玉是个富二代。最近，她喜欢上了梁子昆，可梁子昆爱的是另一个女孩——周洁。

如玉伤心死了，天天茶饭不思，这可把她老爸急坏了。待问清缘由，老爸一拍胸脯说："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，我立马给你搞定！"他当即拨通梁子昆的电话，大大咧咧地说，"我是如玉她爸，我马上送你一幢别墅、一部豪车，外加公司高管职务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：你娶我女儿。"

很快，手机中传来梁子昆清晰的声音："抱歉伯父，我要的是爱情，不是金钱，再见！"

老爸一下子傻了，如玉更是大哭起来："爸，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我不活了……"

老爸咬牙道："看样子非得我这老将亲自出马不可了，不过闺女，我有言在先，无论将来发生什么，你不许怪我！"

如玉不顾一切地叫道："只要如我所愿，随你什么方法！"

接下来的日子，如玉真可谓度日如年。正煎熬着，忽然间喜从天降，梁子昆约她去了间咖啡店，并说愿意和她在一起。如玉疑惑地问："子昆，你不是一直喜欢周洁的吗？怎么突然……"

梁子昆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："原本我以为和周洁的爱情会牢不可破，可没想到一眨眼的工夫，她就移情别恋了……瞧，她来了！"

如玉顺着梁子昆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咖啡店外，一男一女正情意绵绵地牵手走过，那女的正是周洁！

只听梁子昆咬牙切齿地说："你看，那个男人都这么老了，不过靠几个臭钱，追到了周洁……"

此时的如玉早就傻眼了，那老头不是别人，正是她老爸！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# 护花使者不好当

■ 储召良

赵大亮在省城开完会，天已经黑了，他赶紧开车往家赶。途中，他发现一位美女站在路旁招手拦车，就把车停下问："美女，回铜县？上车吧！"美女问到铜县多少钱。

赵大亮笑着答道："顺便带你一程，不收钱。"

美女一听，警觉地打量着赵大亮，然后跑到车后拍了张照片，才拉开后车门钻了进去。



赵大亮讨了个没趣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开了一段路，赵大亮递了瓶水过去："美女，请喝水。"

美女吓了一跳，警告道："告诉你，别打我的主意，刚才我已经将你的车牌照发到朋友圈了，我若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插翅难飞。"赵大亮心里那个气呀，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了，可他还是忍了下来。

车到铜县，赵大亮问美女在哪下车，美女说："精钢小区。"巧了，两人住同一个小区。美女听说是一个小区，这才打开了话匣子。

赵大亮把车开到了美女家所在的8号楼，见楼道里黑洞洞的，便想：好人做到底吧，干脆送她进家门。他们一起上到5楼，美女拿钥匙开了门，门口随即出现一个健壮的男子。美女惊讶地问："老公，你还没出差？"男子没理她，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她身后的赵大亮，拳头攥得咯咯响。也难怪，深更半夜的，孤男寡女来到家门口，没事才怪呢。

赵大亮急中生智，朝男子伸出手说："大哥，快给车钱吧，江城过来的，三百块！"

男子脸上立即阴转多云，赶紧从身上摸出三张红票，递给了赵大亮："你可真黑，出租车才要一百五！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



# 一触即发

■ 马惊雷

陈姐脾气火爆，性子又急，在单位当个小领导，经常逮住个小事，没弄明白原委就开始训人，她手下的几个人经常被她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后来大家了解了她这个脾气，看她人还不坏，最重要的是她丈夫是本县县长，就都不和她计较了。

这天，陈姐的火药桶一直很平静，没有任何爆炸的迹象，一上午她都在安安静静地翻着报纸。突然，只听她"哇"地大叫一声，仰头倒在沙发上。

周围的几个同事被惊到了，赶紧围过来掐人中、捏胳膊腿。很快，陈姐缓上一口气来，睁开眼睛便放声大哭。

大家忙问她这是怎么了。"我家王长远殉职了，我可怎么活啊！"陈姐指着报纸哭道，"你们看吧，上面登了一起车祸，小型客车里的三人全部死亡……今天早上，王长远就说他们三个要下乡去，呜呜呜……报上写着，死者身份已经确认……"

小李一看说："陈姐，这是昨天的报纸。"陈姐立刻停止了号啕："不对啊，今早上王长远还好好的，这是谁造谣？"

大家拿起报纸，只见上面有一则消息：某某国道某某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，一辆半挂货车和一辆小型客车相撞，乘坐小型客车的三人全部身亡，死者身份已经确认。县长王长远……

陈姐用手指点在那里，说："你们看，后面的名字不是王长远吗？这是谁报的假新闻！"

大家一看，都大笑起来。小李说："陈姐，你太性急了！你看仔细喽，后面写的是：县长王长远、副县长廖锡坤、公安局局长刘炳田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处置工作！"

（发稿编辑：刘雁君）





# 赠点什么呢

■ 张静娟

老胡是个碰瓷专业户，他的碰瓷方法很逼真，在怀里揣一袋猪血，倒地时顺势一压，身边流一摊血，哪个不怕？

这天，老胡到张屠夫的宰猪场买猪血，称好猪血后说："老张，我经常来买猪血，赠一节猪大肠吧？"张屠夫为难地说："不行，猪大肠那么贵！"老胡又看看猪耳朵，说："那赠一只猪耳朵吧？"张屠夫摇摇头说："不行，猪耳朵也贵！"老胡急了："真他妈抠门，今天非让你赠点东西不可！"说完，他忽然觉得肚子疼，就去了厕所。

待老胡出了厕所，看看表马上到下班高峰期了，不能错过这个黄金碰瓷点，于是老胡赶紧结了账，拿着猪血袋就走了，早把要赠品的事忘了。

到了一个车水马龙的路段，老胡瞅准时机躺在一个车头前，顺势压住怀里的猪血袋，然后闭着眼睛呻吟起来。车主下车察看情况后，对老胡说："起来吧，别装了，明明看到是你自己倒下的。"

老胡听了，指指身边，愤怒地说："我都流了这么多血，咋会是装的？"这一句话让车主和围观的人都笑了。

老胡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忙睁开眼一看，顿时傻眼了：地上哪有血？看上去像是些压碎了的血豆腐！车主冷笑道："哎哟，你被撞得可真惨，都流出血豆腐了，等着警察处理吧！"说完，他便报了警。



老胡正纳闷呢，张屠夫打来了电话，笑着说："老胡啊，你今天走得急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让赠的东西太贵，没法给你，可你既然开了口，我不赠你点什么也不太好，所以我想，反正你买猪血是要做成血豆腐，我就替你放了一把盐……"

（发稿编辑：朱　虹）





# 卫生保卫战

■ 潘李君

李光强是条懒虫，偏偏又娶了个懒老婆，家里经常一团糟。为此，小两口经常互相指责。李光强思来想去，决定给老婆找一个反面教材，想让她知道，别人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

李光强把关系好的朋友都过滤了一遍，终于确定了人选：黄枫。黄枫烟瘾大，爱玩网络游戏，他妻子又是个手机控，家里肯定一团糟！

为防止黄枫突击搞卫生，李光强特意晚上十点才给黄枫打电话，说明天去他家玩。次日一早，李光强就带着老婆去了，进屋后，李光强顿时傻眼了，屋里干净整洁，老婆在屋子里转了转，也赞不绝口。她朝李光强数落道：“瞧瞧人家这屋子，你得好好学着点……”李光强叫苦不迭，这岂不是弄巧成拙，适得其反？

回去后，老婆逼着李光强打扫卫生，说这狗窝没法待了，两个人又吵了起来。李光强气呼呼地给黄枫打电话，埋怨道：“这回你可把我坑惨了呀，你们家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干净？”

黄枫哈哈一笑：“这事儿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，不瞒你说，我老婆听说你们要大驾光临，为了顾及颜面，她整整搞了一夜的卫生呢！”

李光强听了灵机一动：“有了，下周末带你老婆到我家玩吧。切记，一定要头一天晚上给我来个电话，嘿嘿，我也让我老婆忙活一宿！”

转眼到了周末，黄枫和妻子一大早就来到李光强家。一进门，黄枫就见李光强两眼红肿，便问他怎么回事。

李光强哭丧着脸说：“别提了，听说你们要来，我老婆便以离婚相要挟，逼着我连夜打扫卫生，这不，我都忙了一宿啦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



# 面试家长

■ 秦敏磊

王小虎今年要读小学了，他爸爸王大虎是个暴发户，打算把他送进私立的贵族学校。但贵族学校不仅要面试孩子，还要面试家长的英语水平。王大虎夫妻俩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记不全，怎么过这关呢？

王大虎想了一招，他高薪聘请了英语专家，想让对方给他突击辅导。可英语专家对贵族学校仔细调查一番后，只教了王大虎一句话：Yes！



王大虎心里直打鼓：我花了三万块钱就教我一句话，能行吗？可面试下来，结果却大大出乎王大虎的意料，他竟然通过了面试！

原来，这贵族学校明面上说是考查家长的英语水平，暗地里却是观察家长的穿着打扮和开的车。王大虎在这方面可舍得花钱，接待老师一看王大虎人模狗样的，问的问题就成了：“你参观过我们学校吗？”“你认为我们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是一流的吗？”“你信任我们能把你的孩子培养得很优秀吗？”“你认为我们的收费标准合理吗？”“你能一次性交清所有费用吗？”“如学校遇到困难，你会慷慨解囊无私赞助吗？”

王大虎根本不知道他们在问什么，他只会说“Yes”，可他所有的回答，都近乎完美！王大虎高兴地抱起儿子又亲又摸，感觉像得了奥运冠军一样！

这时，滴滴的短信铃声响起了，王大虎打开手机一看，是贵族学校对王小虎面试的答复，上面写着：“尊敬的王大虎先生，感谢您参与我校的招生面试。您的面试成绩非常优秀，可您的孩子王小虎的英语基础较为薄弱，没有通过面试，请另择名校，谢谢！”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

# 三打熊孩子

■孙国彦



大李是个酒鬼，整天醉醺醺的，日子过得不怎么样，对儿子的教育也是一塌糊涂。

这天中午，儿子突然回来，支支吾吾地告诉大李，老师让他去学校一趟。大李知道儿子肯定又闯了祸，严厉地问他怎么回事。儿子嗫嚅着说，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偷喝酒，被老师给抓了。大李一听，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抬手就给了儿子一顿揍。

下午，大李带儿子去学校，老师告诉他："你儿子不仅带酒来学校，还劝别人喝，得好好教育教育。"说着，老师拿出那瓶酒递给大李。大李一看，竟然是茅台，火腾地又上来了，出了办公室，就给了儿子一巴掌："这么贵的酒，老子都舍不得喝，你小子倒挺潇洒！"

晚上，大李拿出那瓶茅台请几个酒友喝。酒友们一看这么好的酒，羡慕地说："嗬，大李你行啊，档次啥时候变这么高了？"大李哈哈大笑，乐呵呵地给每人斟上一杯。

儿子坐在一旁，犹豫着想说什么，却不敢开口。大李见状，朝他吼道："干什么？心疼啊？没收了就是老子的！滚进里屋去！"儿子只好灰溜溜地进了里屋。

大家举杯喝下去，却一个个咂咂嘴，皱起了眉头。其中一个又尝了一口，忍住笑说："这不是传说中的二锅头嘛！"大李也觉得味儿不对，又仔细品了品，的确是二锅头。

大家哄堂大笑，朝大李揶揄道："你小子挺能装啊！"大李羞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扯着嗓子朝里屋吼道："小兔崽子你给我过来！你小子在学校里充大头，却害老子在这儿丢人现眼！"

（发稿编辑：赵嫒佳）





# 开 店

■冯　凯

大刘打算开一家餐饮店，到处寻找场地。这天，他在街头闹市区，发现有一家店铺正在招租，看着门口人来人往的，大刘不禁有些心动：这可是黄金地段啊！

店铺附近有一群人正在喝茶聊天，其中有个中年人指着店铺说："就是这间店，我靠它发了大财，真的不错！"大刘瞧着中年人，衣着光鲜，



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，便不再犹豫，马上联系店主，租了下来。

一个月后，装修完毕，大刘选了个黄道吉日，开门迎客。谁知，这里虽然人流不断，但生意却差得离谱，没几个人进来吃饭，经营不到三个月，大刘就亏了很多，几乎撑不下去。他越想越气，走到门外散心。

店门外，依然有人聚在一起闲谈。大刘眼睛一亮，咦，那个中年人也在！这下，他的火气更大了，直接跑过去质问道："你说你靠着这间店发了财，是不是？"

中年人先是一愣，然后笑了笑："哦，是店铺老板啊！对，我是这样说过，咋啦？"

大刘哭丧着脸说："我被你害惨啦！我就是听了你的话，才租下了这间店，没想到亏了血本……"

中年人恍然大悟道："哎，这间店不适合做生意，这两年一共换了八个老板，都亏得一塌糊涂。"

大刘越发糊涂："那你又是如何发财的？"

中年人"呵呵"一笑，说："忘记告诉你了，我以前是搞装修的。每次店铺换老板，他们都找我去装修，次数一多，想不发财都难啊！"

"啊？"大刘傻了眼，张大了嘴巴，说不出话来。

（发稿编辑：王　琦）

（本栏插图：包丰一　顾子易）